

恩 福

BLESSINGS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V.23 N.3 總 88 2023/07

在自由之地回顧所來徑 P. 2

Looking Back on the Path Taken in the Land of Freedom

面向世俗文化浪潮：牧者兼護教家提摩太·凱勒 P. 6

Confronting the Wave of Secular Culture: Pastor and Apologist Timothy Keller

苦難中的英雄盼望（上） P. 21

Heroes' Hope in the midst of Suffering (Part 1)

解析《我的名字叫紅》 P. 25

An Analysis of *My Name Is Red*



基督釋放了我們，
叫我們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穩，
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加拉太書 5:1)



目錄 Contents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 在自由之地回顧所來徑 2
Looking Back on the Path Taken
in the Land of Freedom 劉良淑
- 面向世俗文化浪潮：牧者兼護教家
提摩太·凱勒 6
Confronting the Wave of Secular Culture:
Pastor and Apologist Timothy Keller 編輯室
- 一個美國夢的見證：祝賀“光明”
榮獲基督教最佳影片獎 封底
A Testimonial to the American Dream:
Congratulating “Sight” on Winning the Best
Christian Film Award 蘇卿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 與帝國的張力——君士坦丁前的政教關係 10
Tensions with the Empire: Church and State
Relations before Constantine 孫澤汐
- 真理？還是真相？：
一種後現代之問（4之4） 14
Truth? Or Reality?:
A Postmodern Quest (4 of 4) 謝文郁
- 口有大能（下） 17
The Mighty Power of Mouth (2 of 2) 薩林娜
- 苦難中的英雄盼望（上） 21
Heroes' Hope in the midst of Suffering (Part 1) 木白
- 解析《我的名字叫紅》 25
An Analysis of *My Name Is Red* 陳韻琳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 福音廣播的種子 28
A Seed of Gospel Broadcasting 平海
- 畢業感恩信 30
A Gratitude Letter on Graduation 吳正光

恩福

Blessings, Vol. 23, No. 3, July, 2023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23年7月 第二十三卷第三期 總88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Editor: Ling Tian
Contributing Editor: Zhiqiu Xu
Proofreading: Yan Cheng
Administrator: Abby Chen
Cover Designer: Jessica Zhang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編輯 田玲
特約編輯 徐志秋
校對 程媽
行政 陳薇如
封面設計 張東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20(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12頁

奉獻支票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網上奉獻：<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Zelle奉獻：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E-mail: enfu1994@gmail.com

Tel.: (949) 556-3033

Website: <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不便之處請見諒：

<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大眾傳播/恩福雜誌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FM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華人心田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啟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陳宗清、蕭康、許蒙惠、蘇文峰、陳永昌、陳惠琬、陳愛光、劉哲沛、朱漢同、郭英調、許基康

終身志工 駱傑雄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在自由之地回顧所來徑



劉良淑摘譯

本文取材自思科瑞萬那 (Glen Scrivener) 2022年出版的《我們呼吸的空氣：我們怎麼會全都相信自由、善良、進步和平等？》(The Air We Breathe: How We All Came to Believe in Freedom, Kindness, Progress, and Equality)，第7及第8章。

英國布理斯托市 (Bristol) 一座矗立了125年的雕像，2020年6月，被群眾轟然推倒。那座雕像的人物是慈善家柯爾斯頓 (Edward Colston, 1636-1721)。他在世時共捐了約550萬英鎊，1721年去世時，曾被視為該市的大善人。然而如今，他卻因曾參與西非的奴隸交易而被人憎惡。



自由概念的源頭

美國的獨立宣言開頭有句名言：「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執筆的傑弗遜 (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美國第三任總統)，當年家中有六百名奴隸。帶領革命的華盛頓 (1732-1799)，家中也有三百名奴隸。這顯示他們所主張的「真理」，其實並非是不證自明的，過去也從未真正實現過。

就人類歷史來看，奴隸制才是普遍的現象。但人們為何如今會把「自由」這個信念視為人生而擁有的權利呢？

英國歷史學者何蘭德 (Tom Holland) 在《統治》(Dominion, 2021) 一書中指出：「多數美國人認為，他們的信念主要來自聖經，而非哲學……最終的苗床是創世記。」如果沒有對聖經的信仰，這想法便是空中樓閣。

為什麼現在許多人相信這個出於聖經的價值，卻對其源頭一無所知呢？主要是因為從近代歷史的體驗上，人們看到奴隸制的廢除，對人類有正面的果效。

宗教信仰是所有英國廢奴領袖最核心的關注……如果不是這個原因，新世界的奴隸制度永遠不會消失。
Religious faith was the central concern for all British abolitionist leaders... If not for this reason, the slavery in the New World would never have ceased to exist.

奴隸制的廢除

18和19世紀，有一些基督徒由於認真對待聖經真理，做出有史以來從未有人做過的努力：廢除奴隸制。在英國，他們立法禁止了奴隸買賣。美國文化史學家戴維思（David B. Davis, 1927-2019）提到：「宗教信仰是所有英國廢奴領袖最核心的關注……如果不是這個原因，新世界的奴隸制度永遠不會消失。」（參*Slavery and Human Progress*, 1986）

廢奴並不是隨著啟蒙運動而來的。前坎特伯利大主教威廉斯（Rowan Williams, 1950-）曾說：「若廢奴運動是在18世紀的世俗啟蒙人士手中，可能等到現在還未見成果。」然而這個基督教運動的成效如此卓著，以至於現在的人都以為理所當然會發生。

現在生而自由的人，往往不再去思想當年美國的八年內戰中，在政治、法律、軍事上為廢奴運動付上的代價，反而會覺得，過去怎麼可能會有「奴隸」這種日子？

然而，在從前的時代，連基督徒也曾不以為蓄奴有任何問題，因為聖經中並沒有禁止這個作法。

聖經的影響

近代的廢奴英雄是英國的議員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然而原本為奴隸的美國人，如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 1817-1895），他對廢奴的努力也應讓人有更多的瞭解。

道格拉斯出生於美國的馬里蘭州，20歲之前本為奴隸，經常被身為基督徒的主人鞭打。後來他逃跑，成了著名的廢奴提倡者。他又成為林肯的朋友，國際著名的作家、演說家和牧師。他接受了奴隸主的基督信仰，而讓聖經成為廢奴主張的堅實依據。



那個時代正好宗教復興也在美國各地出現，傳道者當中不乏本身原為奴隸的人。流行的黑人靈歌更把脫離轄制的渴望播散開來。

身為奴隸的信徒，在舊約中看到神把以色列人帶出埃及為奴之地，而不是認可奴隸制。舊約還有「禧年」的規定，那時所有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都可被釋放，所有的欠債也一筆勾銷。

英國學者麥克勞琳（Rebecca McLaughlin）寫道：「若說奴隸制是美國建國的原罪，那麼，黑人教會的出現則可說是美國最大的神蹟。」（*Confronting Christianity: 12 Hard Questions for the World's Largest Religion*, 2019）

耶穌傳道是要「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加福音4:18b-19）。昔日的舊事都因耶穌的死與復活所帶來的勝利而改變。既然摩西允許離婚，是歸咎於「人心的剛硬」（馬太福音19:8），並不是神原初設立婚姻的心意，從創世記第1和2章來看，奴隸制更不符合神的想法。在教會裡，人人都是兄弟姐妹。

歷史的軌跡

早在379年，尼撒的主教貴格利（Gregory, 335-395）就已經宣稱奴隸制是錯誤的，應當廢除。不過當時持這看法的人被視為異類，因為古代大部分基督徒對奴隸已習以為常，廢奴超過了他們的想像。

羅馬於410年敗落後，西方的奴隸制逐漸消退。到第9世紀，北歐幾乎已無奴隸的蹤影。到11世紀，義大利中部和法國也不再存有奴隸。13世紀初的英國，奴隸亦全然消失。

帶來這些改變的因素很多，包括經濟、技術、瘟疫等，但是貫穿其中的是信仰和立法的因素。由於教會中每個人都可以接受洗禮與聖餐，包括奴隸在內，所以逐漸有法律規定，不准「以兄弟姐妹為奴隸」。在文藝復興之前，奴隸制在歐陸實際上已經被瓦解。

不過，1492年之後，隨著美洲新大陸的發現，西班牙、葡萄牙有了殖民地，荷蘭、英國緊隨其後。他們對土著的殘暴和管制，與歷史上其他的帝國無異。但是，用基督之名來實施如此殘暴的統治，顯然是有矛盾的。



西方的奴隸制徹底廢除，基督徒的良心終於勝過血跡斑斑的帝國。
When slavery in the West was completely abolished, Christian conscience finally triumphed over the blood-stained empire.

基督教帝國主義的困境

何蘭德寫出了基督教帝國主義者的困境：「古代的征服者從來不會認為屠殺、奴役有什麼不妥；但基督徒對於殘暴總難免受良心的譴責。英國學者在為西班牙征服新世界找理由時，不是在教父訓誨中找，而是在亞里士多德的講論中找：『（這位）哲學家說：有些人是生而為奴的，其他人則是生而自由的。』」

英國歷史學家湯瑪斯在鉅著《奴隸買賣》中描述征服者的心態：「若雅典人可以用奴隸去建築帕特農神廟（Parthenon），羅馬人用奴隸去建溝渠，現代歐洲人為什麼不可以用奴隸在美洲建造新世界？」（Hugh Thomas, *The Slave Trade*, 1997）

曾經作過奴隸的道格拉斯，嚴厲指責支持奴隸制的教會和神學家，稱他們為「美國奴隸制度的保壘」。然而，他寫信給他的前主人時，既斥他為「地獄代理人」，又稱他為「弟兄」。

全面的自由

1787年，英國廢奴委員會成立，成員包括貴格會和福音派的信徒，議員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也在其中。他們的旗號上繪著一個奴隸，寫著：「我豈不既是人，又是弟兄嗎？」

他們的成功是透過兩個管道：教會的講道與政治的運作；兩者不可或缺。這個委員會發起了英國前所未有的道德運動，透過大量的請願、集會、抵制、傳單、講道和演說，終於讓奴隸買賣於1807年被禁，1833年所有奴隸都被釋放。

在美國，黑奴的解放是經過幾個世紀的掙扎、推動，最後通過幾年的慘烈內戰（1861-1865），才終於成為通行全國的制度。

到了19世紀，「人生而平等」的觀念終於普及，成了「不證自明」的信念。西方的奴隸制徹底廢除，基督徒的良心終於勝過血跡斑斑的帝國。

由於英國的統治「遍及海洋」，廢奴的作法很快普及至各國。然而，政治上的成功反倒使得基督教影響的因素逐漸失聲。廢奴從以基督教為主的英



國，擴及天主教和穆斯林為主的地帶，外交詞令變成導致「轉化」的主要語言。

如今我們活在廢奴的時代，歷史已經轉了很大的彎。無論是否為基督徒，「自由」都已經成了「新常態」。只是我們需要小心，倘若把自由與源頭隔絕，危險就在眼前。20世紀便是鐵證。

違背聖經的悲劇

20世紀對人類造成最大打擊的人物是誰？很多人可能回答：希特勒。但希特勒的回答卻是：「基督教。」他說：「只要政府有一絲示弱，這條鱗蛇（基督教）就會抬起頭來。所以它必須被踩下。我們不需要這個猶太人造出來的神話。」

希特勒認為，基督教所講的平等、同情等價值觀，都是謊言。他相信：「自然就是力量與軟弱的鬥爭，強者永遠勝過弱者。」他眼中的耶穌，與兩千年來教會所宣講的截然不同，是個號召人起來抗爭，用鞭子趕出聖殿中毒蛇猛獸的戰士！

那時的德國教會主張，基督徒應該「脫離舊約和其中猶太的報應倫理」，也要「丟掉保羅的代罪羔羊低級的神學」。所謂的「愛」應該是「嚴厲、戰士般的面孔，厭惡所有的軟弱」。然而，真正的耶穌基督完全不像「納粹的耶穌」。希特勒可以說根本就是敵基督的化身。

1941年，英國首相丘吉爾和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大西洋憲章，陳明他們對二戰結束後之世界的看法。他們強調對「生命、自由、獨立、宗教自由」的信心，且要「保障人權與公義」。

當勝利的盟軍踏進集中營，士兵們親眼目睹納粹慘絕人寰的屠殺，才知道這場戰爭真的具有道德意義。



納粹成了「生命神聖」的負面教材；而創世記第一章則是正面的教導。二戰之後，前者的聲音更加響亮。人們或許不明白人性的光明面會是如何，但卻看到了黑暗面的可怕。

其實，所有關於自由與人權的講論，若追溯根源，都必需回到基督這個源頭。

In fact, all discussions about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when traced back to their origins, must return to Christianity as its beginning.

反人類罪

二次大戰之後，在紐倫堡（Nuremberg）審判戰犯時，究竟應以什麼為標準，成了重要的問題。古時會用「神」，中世紀或許會用「自然律」，啟蒙思想家可能用「不證自明」的道德律。但到1945年，這些標準都似乎太高超了。

紐倫堡的律師用了接地氣的說法，指控納粹戰犯為「反人類罪」。這措詞顯示，「人類」取代了從前的「神」。但是，「人類」有這份能耐嗎？細思之下，問題很多。



首先，既然受害者和加害者都是「人類」，這個詞究竟是什麼意思？人類會行善，也會殺戮。那麼，憑什麼假定「人類」的本質是反法西斯的？納粹的首腦就不認為如此。他們抗辯：如果在動物中弱肉強食是正常，人的社會為何不可以？優秀民族管轄奴役劣等民族有何不妥？為何不可視為美德？

如果人的本質與猿無異，只是更聰明、更詭詐的動物，那麼，把納粹定罪，就沒有任何超越的「公義」可言。

其實，當年的審判標準，乃是基於西方有兩千年基督教歷史的積累。倘若這個根基被挪去，而要把「人類」當作具超越性，那麼，人類不證自明的罪性何以能定罪那些反對人權的人？

1945年聯合國成立，1948年公佈「人權宣言」。其中的用語和羅斯福、丘吉爾相同，宣稱相信「人有尊嚴與價值，且男女平等」。其前言中講到這種信念的依據，卻主要指向罪惡的陰暗面：「輕蔑、無視人權，曾導致野蠻行為，激怒了人類的良心」。其實，這句話並沒有立下人權的根基，只是指出若缺失人權，底下便是地獄般的深淵。

逃離深淵卻迷了路

西方的道德新指標，就是「反納粹主義」。納粹要種族滅絕，我們就要種族平等；納粹要消滅弱

者，我們就要建造福利社會。二戰之後最大的罪，就是違反平等和同情。當代自由派的兩個道德根基就是「公平」和「關顧」。

如今的道德尺度，是世俗化基督教與戰後反法西斯主義的混合體。這些信念本身是可貴的，可惜卻不是以基督信仰為根基——而那是原初賦予這些信念意義的根源。

簡言之，20世紀對道德現況的回應，是逃離了一個深淵，然而在過程中卻迷了路。它反轉了納粹主義，卻沒有恢復原初的願景。它追逐抽象的價值，如：權利、自由、進步等等，卻沒有將其連於源頭。

「我到過山頂」

不過，20世紀也出現了回歸信仰的願景。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1968）博士等人，把基督徒的道德理念再度高舉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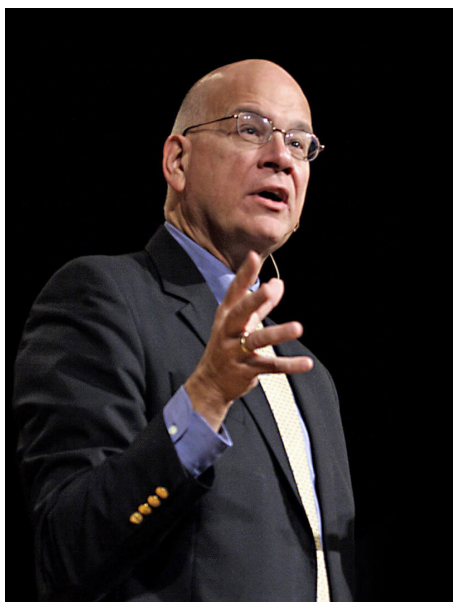
1968年4月3日，金博士發表「我到過山頂」（I Have Been to the Mountaintop）的演講。他把自己比作摩西，帶以色列人經過曠野，在進應許之地前離世。摩西在過世之前，神帶他到尼波山的山頂，遙望那流奶與蜜之地。金博士也如此自視。他興起的工作無法於他在世時完成，但卻不會失敗，因為那是神的工作。

可惜，在發表這篇演說的次日，金博士就被暗殺。然而他的生平彰顯出犧牲的愛與無盡的盼望，讓人們看到了耶穌生命的一些亮光。

金博士的願景是出於聖經，他不以基督為恥，這是他的資源與根據。其實，所有關於自由與人權的講論，若追溯根源，都必需回到基督這個源頭。



作者為本刊執行編輯



面向世俗文化浪潮

牧者兼護教家提摩太·凱勒

編輯室

倍受尊崇的提摩太·凱勒牧師於2023年5月19日辭世。本刊特撰此文，紀念他對當代護教實踐不可磨滅的影響。內容摘自《護教學史：傳記和方法論》（*The History of Apologetics: Biographies and Methodologies*, 2020）書中的專文“提摩太·凱勒：牧者兼護教家”（*Timothy Keller: The Pastor as Apologist*, by Joshua D. Chatraw）

提摩太·凱勒牧師（1950-2023）是位幹練的牧者，也是位有洞見的知識分子。《新聞週刊》曾稱他是「21世紀的魯益師（C. S. Lewis）」。他主要的著作都在牧會的後期完成。由於他經常實際輔導會友，與哀傷的父母同哀，與重生的新信徒同歡，所以他的書非常接地氣。

成長背景

凱勒出生於賓州的小鎮利哈伊谷（Lehigh Valley），距離紐約市西邊一百哩。從小，他和家人參加當地的路德會，但信仰並未真正扎根。

1967年他去讀巴克奈爾大學（Bucknell University），那個年代美國許多大學正經歷靈性的復興。1970年代初期，透過校園團契（InterVarsity Fellowship）凱勒的信仰得以堅固，成為真正跟隨基督的人。

當時學生罷課，校園有一角可以自由演講。他和一些契友拉出一條橫幅：「耶穌基督的復活，在知識上可查證，在經驗上可滿足。」他演講時，有120到130人來聽，而之前則只有寥寥十餘人。他的佈道能力那時已初露鋒芒。

在大學時代，魯益師（1898-1963）和薛華（Francis Shaeffer, 1912-1984）的書對他影響甚深，拓展了他的視野。因此成為牧師之後，他能與持不同主張的人進行友好的溝通，也能融合各種不同的視角。

非正規的護教者

1972年，凱勒進入波士頓的哥登·康威爾（Gordon Conwell）神學院，攻讀道學碩士，也參與校園的事工。當年的學習奠定了他在歷史、神學

和聖經上的基礎，使他能順利牧會；但他並沒有特別去鑽研護教學。

在神學院，他認識了相伴他一輩子的凱蒂（Kathy），1975年他畢業之前兩人成婚。凱蒂在護教方向上對他頗有影響，因為她本身是魯益師迷，小學時就曾寫信給這位著名的英國學者。他們夫婦連手出版三本書，凱蒂深度參與了他各種寫作項目。



25歲時，凱勒到維州牧養一間長老教會（West Hopewell Presbyterian Church），同時也擔任美國改革宗長老教會（PCA）聯會的植堂委員，並在威敏（Westminster）神學院攻讀教牧博士（1979-1982）。在這所教會事奉的九年期間，他與美國一般鄉村教牧人員一樣從事著類似的工作，諸如輔導、組織，每週講道三次，並主持婚禮、喪禮，探訪會友。

那段時期，凱勒不需要作護教工作，因為鎮上的人大多自認是基督徒，教育程度也不高。然而，這樣的牧會經歷卻把凱勒塑造成兼具牧者眼光的護教者。

1984年，凱勒轉到費城，在威敏神學院擔任實踐神學副教授和教牧博士班主任。他那時開始參與城市教會，且擔任聯會的慈惠事工主任。

1989年，他們夫婦帶著三個兒子轉往紐約的曼哈頓，開拓「救贖主長老教會」（Redeemer's

面對一個認為基督教不相干的人，或認為所有宗教都帶來壓迫的人，你怎麼開始對話？
How do you initiate a dialogue with someone who believes Christianity is irrelevant, or views all religions as oppressive?

Presbyterian Church)。原本聯會打算在紐約市建立教會，並要凱勒去找人選；然而他屬意的兩個人先後都拒絕，於是他自己就接受了這個挑戰。他說：「我只是覺得，如果我不這麼做，就是個懦夫。但我們當時每天都感到胃在翻騰！」

4月第一次聚會，大約75人參加；到了秋天，主日就有兩堂崇拜，總人數達250人。2017年凱勒退休時，主日有八堂聚會，超過五千人參加。



在紐約牧會，迫使凱勒轉向護教。他博覽群書，深思熟慮，記憶過人。不斷講道的操練，讓他知道怎樣開啟會眾的心智、觸動他們的情感。他寫的護教書反映出對讀者有深刻的瞭解和豐富的同情。牧會使得他的護教論述不僅有道理，也有實用性。

開始在紐約牧會後，凱勒驚訝地發現，主日到教會來的會眾中，懷疑者遠超過其他地方，甚至未信者的人數佔百分之15至20。不少人渴望和他一對一交談。他開始接受一些大學有關基督教講座的邀請。他身不由己地被推向了護教事工。

除了魯益師等早年護教大師的作品，凱勒也廣泛閱讀當代基督徒哲學家的著作，如普蘭丁格 (Alvin Plantinga)、沃爾特斯托夫 (Nicholas P. Wolterstorff)，以及麥羅德 (George Mavrodes) 等。

護教方法與回應

1. 《為何是他》：城市教會模塑出的護教學

凱勒所著《為何是他（或譯「我為什麼相信」）：懷疑主義時代的信仰》(The Reason for God: Belief in an Age of Skepticism, 2008) 很快成為暢銷書，他也隨之被界定為護教學家。這本書是他多年在紐約教導與佈道的精華，花了六年才完成。

在牧會之初他不願寫作，因為覺得自己仍在改變中。直到五十歲之後，他才決定將自己的心得付

梓。該書反映了他比較傳統的護教法，內容分為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對於常見反對基督教的七個理由作出回應，表明他相當瞭解反對者真正的關切；這部分可以清除讀者對信仰的障礙。

第二部分用歷史證據、邏輯、科學、社會學、哲學、神學等視角，來展示基督教的合理性。他倡議說，讀者可以用比較的方法測試基督教。只要將對手並列，就可以看出哪一個提出的答案最適合這個世界。他讓人看見，為何從福音的角度來看世界，所作出的解釋更加通暢。他的牧者心腸與柔和語調，讓該書大受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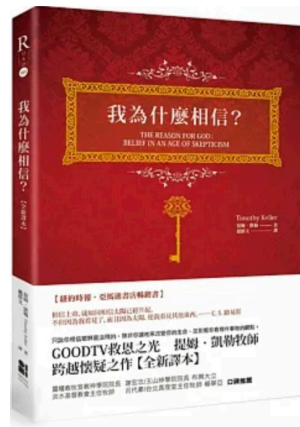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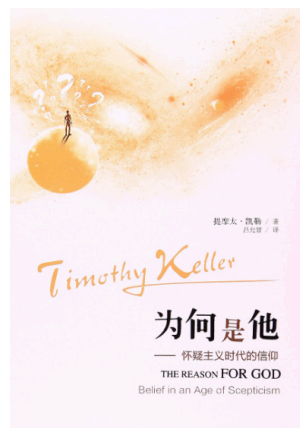
他不像魯益師使用冗長的辯詞，而是抓住當下紐約市民的關注和理解習慣，把邏輯與個人的訴求混合起來，成為處境化的護教。

2. 當「理由」還不夠

有兩件事讓凱勒在護教上更往前跨越了一步。

首先他發現，《為何是他》只能吸引已經對基督教有興趣的未信者，對懷疑者卻作用不大。其次，2010年代出現了另一群作者，如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 (Charles Taylor)，他寫的《世俗時代》(A Secular Age, 2007) 是新的挑戰。對凱勒而言，這些書非常重要。因此，他又寫了《理解上帝：向懷疑者的邀請》(暫譯) (Making Sense of God: An Invitation to the Skeptical, 2016)。

面對一個認為基督教不相干的人，或認為所有宗教都帶來壓迫的人，你怎麼開始對話？若舉出信仰可以填滿人生的空虛，他們會回答：「我過得很好，謝謝。」基督徒的道德觀對追求自我實現的現代人顯得僵化；對那些心靈已經沈迷在明星和流行事物的人，只為頭腦而設計的辯論毫無作用。至於那些世俗人文主義者，已經認定基督教是非理性的、幼稚的和剝削人的，他們若還肯對耶穌復活的證據瞄一眼，就算難得了。



凱勒首先肯定人對意義、滿足、自由、認同、道德、盼望的追求，然後分別指出，這些對人非常重要的經驗，在世俗世界觀的假設中卻何等破敗，而基督教則能提供更佳的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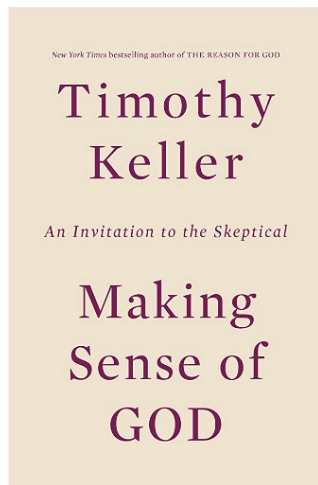
Keller first affirms people's pursuit of meaning, satisfaction, freedom, identity, morality, and hope. He then points out accordingly how these crucial experiences are broken in the assumptions of the secular worldview, while Christianity can provide a better explanation.

凱勒看出，傳統的護教方法未能充分與文化發生關聯。現代人看重合理性和對「美善」的願景，而整個「社會想像力」卻在這兩方面都給基督教很低的評價。基督徒必須去面對這樣的挑戰。

在《文化講道學：向懷疑世代傳講基督》(Preaching: Communicating Faith in an Age of Skepticism, 2015)一書中，凱勒強調：「世俗化不只是信仰的真空。……世俗化自己有一套信念，我們應該好好去檢視。」凱勒站在這些世俗讀者的身邊，幫助他們理解自己的信念和假設。第一步便是讓他們看清自己是有信念的，而這些信念並沒有邏輯的支撐或實證的依據。

3. 往回一步開始

在《理解上帝》的第一部分，凱勒檢視查爾斯·泰勒所謂現代主義晚期的「減法故事」，就是認為：世俗主義就是把從前的宗教迷思除掉，所得出的中性世界事實，是用科學和理性可以辨識的。這故事說，現今的啟蒙社會中，宗教的成份會愈來愈少，世界也會愈來愈公平、自由。凱勒接著便揭穿這個說法的錯誤。



凱勒同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觀，因為各人的理性、感性、文化、社會處境都不同。」他不是要建立一個「中立」平台，讓護教的理論也有一席之地，而是否定「真理和理性的推論」有「外在獨立的標準」，可以判斷所有的觀點。因為你若提出任何一個標準，必然已經假定某種世界觀，並判定其他的觀點都是錯誤的。

凱勒藉此清理了戰場，讓現代世俗人士無法自以為他們只是在運用常識來得出結論。所有人——無論有宗教信仰與否——都會先有一套認知架構，並在其中運作其理性。凱勒強調，沒有人能僅憑看看事實，就下判斷；所有人的世界觀都有客觀和主觀的理由。因此，現代人並不能輕易就抹殺信仰。

在第二部分，凱勒為基督教提出辯護。他並不是從理論或邏輯來入手，因為這種方式假定有普世共同的理性架構；其實那並不存在。凱勒承認英美哲學家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的看法：應當尊重不同的哲學與道德傳統，它們會提供各有特色之架構，這乃是事實。然而與此同時，他主張：

我們不放棄能贏得對方轉換世界觀的期望。

辨識某些信念是過分牽強或前後矛盾，有一個要訣，就是去挖掘「持某個世界觀的人有沒有從其他的世界觀偷取概念與價值觀，來處理他自己傳統中的矛盾與前後不一」。這是《理解上帝》最主要的手法。

現代世俗主義所宣稱的信念就顯然有這個問題。他們常常從基督教中借用概念。由此可見，基督教在「情感、文化、理性」各方面，都比其西方的對手更加合理。

他的這種哲學論述方式，大半在小註中寫得更清楚。在正文內，凱勒首先肯定人對意義、滿足、自由、認同、道德、盼望的追求，然後分別指出，這些對人非常重要的經驗，在世俗世界觀的假設中卻何等破敗，而基督教則能提供更佳的解釋。

他論證的步驟可以歸結如下：

1. 講述近現代文化的期望與價值；
2. 肯定其中與基督教相同的部分；
3. 指出世俗立場在何處前後不一，致使它的期望總會落空，無法實現；
4. 說明基督教如何能提供前後一致、得以存續且合乎理性的生活方式。

在第三部分，凱勒綜述了基督教的合理性：為何可以相信神(11章)和耶穌(12章)；其內容可說是《為何是你》一書的濃縮。

凱勒還寫了其他幾本帶有護教色彩的書，如：《揮霍的上帝》(The Prodigal God)、《山寨版的上帝》(Counterfeit Gods)、《教會成長學》(Center Church)、《同衾患難與共》(Walking with God through Pain and Suffering)、《與耶穌面談(暫譯)》(Encounters with Jesus)、《文化講道學》(Preaching)。

對護教的貢獻

1. 最優秀的護教牧者

凱勒的著作充滿了來自文化界、文學界、知識界和流行期刊的資料，可見他在繁忙的牧會工作中，仍保持驚人的閱讀量，並且嚴謹地作學問。他的眼界寬闊，反應靈敏，對周圍處境和自己的宗派情況都是如此。透過與曼哈頓會眾的互動，他掌握了知識分子最尖端、最貼切的觀點，並將它們融於對話、講道和書籍中。他常說：「一個人真正的改變，不是只在思想，而是改變自己的最愛。要帶來這種變化，至少要改變思想，但是不只於此。」

2. 帶領世界運動

凱勒2017年離開牧者的職位，成為救贖主長



教會初建的頭三百年，跟當時的羅馬帝國存在著根本性的張力。直到君士坦丁歸信，才出現驚天動地的轉折。本文藉探討初期教會在此之前與主流文化之間的關係，來反思教會如何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社會中立足和發展。

根本性的對立

想到初期教會，我們會以為教會與政府有很多直接的衝突及公開的對抗，經歷不間斷的逼迫，好像每時每刻都有基督徒被拉去餵獅子。這多少是個誤解。

學者大多認為，初期教會頭二百年在社會處於邊緣狀態，很少進入羅馬人的公共領域視野。有學者形容，這時期的教會好像是關起門來的花園，沒有人邀請就不知其所在，也進不去。這就帶出一個問題：初期教會是如何跟周圍的社會和文化進行互動的？

從教會的角度看，並不是一味地把所有希臘羅馬文化盡拒之門外，而是選擇性地適應和採用。但是帝國與教會的衝突還是會發生。衝突的發生，是基於一個根本性的對立，即：兩種世界觀的對立。

羅馬帝國當時普遍存在「*pietas*」的概念（由此演變出現代英語的「*piety*」），可譯為「虔敬」。

「*pietas*」並不僅僅指向羅馬人的宗教，而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因此，更恰當的翻譯是：責任和必須做的事（*duty*）。

這種責任感既是對當時希臘羅馬的諸神所言，也包括對祖先的責任。在羅馬人的世界觀裡，對諸神的崇拜和對祖先的奉養，連同將凱撒視為神的崇拜，構成了整個社會運作的基石。而拒絕這種生活方式和世界觀的基督徒，在當時就等於拆了整個帝國的台。

大部分時間，基督徒會受到冷遇。一旦衝突爆發，教會就會產生兩種人。一種是「殉道士」——這詞希臘語的原意是「為神作見證的人」。在敵對的社會中為神作見證，必須以付出生命為代價。第二種是「護教士」。他們用哲學——羅馬人聽得懂的方式——去闡述基督信仰，力圖化解誤會。

基督徒墓穴一探

逼迫會帶來教會的增長嗎？從長遠和多數的例子來看，確實是這樣。但是整個過程相當複雜。

對大部分公眾而言，教會在頭兩百年間處於不可見的狀態。那段時期的基督徒地下墓穴，如今在羅馬成了觀光勝地，被描述成基督徒躲避逼迫的地方。其實考古發現和歷史資料都表明，這地方主要

老教會的榮譽牧師，同時開始訓練教會界的領袖。他在全世界的大城市推動建立改革宗的福音派教會。為達到這個目標，他擔任了福音聯盟（Gospel Coalition）的副主席。他也建立了「救贖主城市宣教網」（Redeemer City to City），幫助訓練城市教會的牧者。他又專注於寫訓練的書籍。

3. 從米蘭到曼哈頓

從歷史上找與凱勒相近的人物，最匹配的應該是米蘭的大主教安波羅修（Ambrose, AD 374-397任主教）。當年他向那個高度發達城市的知識分子講

道，把福音信息處境化，因此深深影響了一位尚在迷途中的年輕人——奧古斯丁。

奧古斯丁在紀念安波羅修的文字中提到，他最為人稱道的是：對人的服事、淵博的學問、孜孜不倦的閱讀和講道的口才。我們可以想像，將來可能有位像奧古斯丁的曼哈頓青年，會用類似的話來紀念凱勒。

凱勒的影響不會隨他去世而衰減。或許未來又會出現一位劃時代的領袖，而他被凱勒說服，認定：「這個信仰必可以持續，因為它極其合理。」



佩蓓圖在第二個異象裡看到，她所要與之戰鬥的，並非有血有肉的人或者野獸，而是魔鬼，是背後的屬靈爭戰。 Perpetua saw in her second vision that what she was fighting against were not flesh-and-blood men or beasts, but the devil, the spiritual warfare behind it.

就是墓穴，是教會給窮困肢體提供的埋葬場所。當然，墓地也是基督徒群體聚集的地方，可以和殉道士有近距離的接觸。在這地方一起讀聖經、唱詩、守聖餐，讓這場所有了敬拜的特殊含義。

地下墓穴裡有最早的基督教標誌，如，一隻鳥嘴裡叼了一個東西，可以被解釋成是鴿子叼著橄欖枝，預示挪亞洪水的故事。「魚」也很常見，因為這個希臘字拆開，字母可對應「耶穌基督、神之子、救主」。船，寓意把人從此岸載到彼岸去；錨，代表基督徒的盼望。

地下墓穴頂端有一幅壁畫，一個年輕人肩上扛著一隻羊。按聖經看，這應該是描繪耶穌是好牧人。但希羅傳統中已存在好幾百年「背羔羊」(Kriophoros, lamb bearer) 的概念，表達樂善好施、幫助鄰舍。早期教會借用來傳遞愛鄰舍的概念，是對原有觀念的再傳承。單看這幅壁畫，羅馬人可以有羅馬人的解釋，基督徒可以有基督徒的理解。

在這麼多的例子裡，十字架並沒有出現。後世基督教傳統十分常見的標誌「耶穌被釘十字架」，出現的時間驚人的晚。目前所發現耶穌釘十字架的明確表達，是聖撒比納聖殿 (Santa Sabina, 位於義大利羅馬的次級宗座聖殿，為天主教道明會的母堂) 教會木質大門上的雕刻，時間約為公元430年。



小普林尼的信

二世紀初為羅馬帝國的極盛時期，小普林尼當時任帝國的一個官長，他給皇帝圖拉真 (Trajan, 53-117) 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是教會之外有關基督教和基督徒最早的記載之一，大概寫於公元113年。

小普林尼在信裡描述，如果有人被指控是基督徒，他就會被帶到官長那裡受審判。官長會問他三次：「你是不是基督徒？」如果回答「不是」，就要他給羅馬的神或者皇帝上香、獻祭，然後就可以離開。若你三次都承認是基督徒，就會受懲罰，

要麼被斬首，要麼去羅馬上訴（如果你是羅馬公民）。換言之，這些人唯一的罪名，就是他們是基督徒。

皇帝圖拉真回信，肯定了普林尼的做法。不過其中有一點很重要：若沒有人告發，就不要去追究，即不要去主動追捕基督徒。但若有人把基督徒帶來，只要他們承認自己是基督徒，就應該受罰，被處死。

這大概就是羅馬帝國早期對待基督徒的政策。

勇敢的殉道者

公元203年，有幾位敬虔的基督徒婦女在北非的迦太基 (Carthage) 殉道。其中兩位名叫佩蓓圖和費莉西蒂 (Perpetua and Felicity, c. AD 182-203)。她們的殉道記載非常罕見，因為在古代世界不太可能看到女性做主角，遑論大幅引用一位女性的日記。

當時帝國發出禁令，禁止歸信任何宗教。佩蓓圖被迦太基當局逮捕時，是上層社會的女性，還懷著身孕。在她看來，殉道並不是苦難，或是不幸，或是需要逃避的事；恰好相反。她的第一個異象，是把殉道看作是往天上攀登的黃金階梯，是來到神面前的一個機會。她認為，魔鬼的工作不是把你殺死，而是阻止你殉道，不讓你來到神面前。

早期的基督徒殉道，通常被丟到羅馬的鬥獸場裡。而佩蓓圖在第二個異象裡看到，她所要與之戰鬥的，並非有血有肉的人或者野獸，而是魔鬼，是背後的屬靈爭戰。

早期的殉道士把殉道看作一種勝利，因為他們在這樣的受苦裡，就跟受苦的救主耶穌合一了。他們所流的血就成為自己第二次的洗禮。



護教士兼殉道者游斯丁

殉道者游斯丁 (Justin Martyr, AD 100-165) 是公元二世紀早期的護教士及哲學家。當時的哲學不只是抽象的寫作和教室裡的高談，而是一種美德的生活方式。

游斯丁自述，他年少時為追求美德的生活，到不同的哲學流派去尋找智慧，但都沒有滿意的結果。直到有一天，他在巴勒斯坦凱撒利亞的海邊 (Caesarea Maritima) 遇到了一個敘利亞的基督

為什麼希臘哲學裡也有智慧的閃光呢？因為一切真理的源泉都是耶穌基督，都是神的道。
Why is there wisdom shining in Greek philosophy? It is because that Jesus Christ, the Word of God, is the source of all truth.



徒。這個老基督徒告訴他，你應該去讀希伯來聖經，猶太先知比希臘哲學家說得更美。這成了他歸信基督教的契機。

他驚訝於基督徒可以沒有恐懼地迎接死亡。希臘哲學的傳統將蘇格拉底看作智慧的化身，因為他沒有屈服於雅典的審判，沒有因愛惜性命就不堅持立場。游斯丁在基督徒身上看到了哲學家不畏懼死亡的品質。

他在歸信後繼續教哲學，成了一個基督徒哲學家，把他的學生和學校帶到了羅馬。直到公元165年前後，很可能是一個競爭對手嫉妒游斯丁的成功，就告發他和他的學生是基督徒。現在存留下來一份法律文件，記錄了游斯丁的受審。他因認信耶穌的名而被斬首。

游斯丁用希臘哲學的方式為基督教信仰作辯護。當時的羅馬社會如此指控基督教：如果你們基督徒真像你們說的那樣正直和正義，就不會被整個社會所仇恨、所批判了。游斯丁回應說：不，是你們在屬靈的知識上搞錯了。羅馬的諸神其實都是鬼魔（demons在當時泛指非善意的屬靈存在），所以你們才會逼迫基督徒。這是對向羅馬諸神和祖先的義務，即*Pietas*，的一個強有力的批判。

游斯丁巧妙地引入了「邏格斯（*Logos*）」的概念。約翰福音一開始說的「道」，希臘語就是邏格斯。游斯丁說，為什麼希臘哲學裡也有智慧的閃光呢？因為一切真理的源泉都是耶穌基督，都是神的道。道進入人心裡時，就給他們帶來了智慧。而希臘哲學之所以有欠缺，是因為他們沒有全備的道，沒有接受耶穌。這就是為什麼基督徒可以跟蘇格拉底類比：他們都有一個美德的生命，不懼怕死。因為前者有整全的邏格斯，就比蘇格拉底更超越。

帝國困境與教會增長

初期教會對社會而言既是隱形的，逼迫也比較零散且不固定，具地域性，且是針對教會領袖的捕殺，以震懾基督徒群體。但隨著基督徒人數的增長，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

有位社會學家對早期基督徒的人數作出估計。從一世紀到二世紀，基督徒的增長緩慢但穩定。增長最快的時間，從不到0.5%一躍超過10%，是在公

元三世紀。因著快速的人數增長，局面發生改變。

公元300年左右，基督教已經遍布整個羅馬帝國，遠超巴勒斯坦、小亞細亞和希臘的疆域範圍，到了羅馬、歐洲、西班牙和北非等地。為什麼基督徒的人數在第三世紀呈幾十倍的增長呢？歷史學家大多把三世紀的羅馬帝國形容成是一個充滿麻煩的時期。

帝國在各方面經歷挫敗，戰場上失利，外敵在邊境入侵騷擾；整個經濟框架和貨幣體系呈現出崩潰的態勢；各種各樣的天災、洪水、飢荒和隨之而來的疫病，使帝國一片混亂。而公元210年前後，最後一個穩定統治的皇帝死去；在接下來的三、四十年裡，走馬燈一樣換了十幾個皇帝，造成一系列血腥的政變。

相對而言，基督徒社區則有互助和照顧窮人的傳統。當時一位羅馬歷史學家甚至說，做基督徒比做羅馬公民更有安全感。

大逼迫與教會合一

公元249年，羅馬皇帝德西烏斯（Gaius Messius Quintus Decius, AD 201-251）上位。他有雄心壯志，要重振帝國的聲威。在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的改革下，他迫切需要重組社會的底層，把所有人重新拉回對希臘羅馬諸神的崇拜之中。

埃及沙漠裡發掘出來一個證書，記載了當時的做法：每一個人都必須在當地政府長官的監督下獻祭，或是對羅馬諸神獻祭，或是對皇帝燒香。然後政府會發證明，上面有官長和本人的簽名。如果拒絕獻祭，就要被拖去審判，財產被沒收，人被流放或關押，或被施以酷刑，甚至被殺。

或許第三世紀的羅馬人想，我們之所以會遭受這麼多麻煩，是不是因為缺失了對羅馬諸神的敬拜和獻祭？這種缺失的始作俑者是誰？如此，人數不斷增長的基督徒就成了眾矢之的。

公元250年，第一次帝國範圍內系統性的逼迫到來。羅馬、耶路撒冷、安提阿、迦太基，這些主要城市的主教和教會領袖第一時間被逮捕、處死。這對迦太基教會的打擊是毀滅性的。

在當時的主教居普良（Cyprian, AD 200-258）的書信裡，提到有很多人主動地牽牛宰羊去獻祭。這就在基督徒社群裡產生了分裂，墮落的獻祭者和堅持信仰的認信者之間出現鴻溝。後來居普良發現，認信者開始行使主教的權力。在逼迫過去之後，有一些獻過祭的人為了重回教會，就去求這些認信者替他們禱告。這樣禱告很快演變成替他們寫

「如果你不把教會當做母親，就沒有辦法真正讓神成為你的父親。」
 “You cannot have God for your father if you do not have the Church for your mother.”



一封赦罪的書信，而類似的書信又泛濫成了一種打白條——內容已經全部寫好，你只要填上自己的名字就行了。所以這個逼迫帶來的不止是分裂，更是在教會治理上的挑戰，而後者的影響更加深遠。

收拾局面花了很長時間，直到北非的主教一起舉行了一個公會議。最後採取了一個不是特別嚴厲，也盡量持守立場的處理方式。在這個對教會的試煉中，居普良寫了一卷書論教會的合一，即教會怎樣在帝國的壓力和逼迫之下維護合一？其中有一句非常經典的話：「如果你不把教會當做母親，就沒有辦法真正讓神成為你的父親。（You cannot have God for your father if you do not have the Church for your mother.）」

在258年新一波逼迫來臨的時候，居普良也被抓受審。最後審判官問他：「你是否承認是基督徒」，他說：「我承認」。當他被判要被劍刺死時，居普良回應道：「感謝神！」。

早期教會與羅馬帝國之間存在根本性張力，闡明兩者間的關係有助於我們認識基督教的發展。早期教會雖然處於社會的邊緣地帶，但並非一味排斥主流文化，而是選擇性地去適應，並且通過殉道和護教挑戰當時羅馬的多神世界觀。教會所經歷的迫害，雖然帶來了內部的分歧，卻也促使其在逆境中成長。

深入瞭解這一時期，我們能夠更深刻地理解早期教會的堅韌，並從中反思有利於當今的啟示和教訓。



作者任教於Belmont University。如果讀者想更深入地了解初期教會和教會領袖，他推薦《早期基督教思想的精神——尋求上帝的面》（201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中文） 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一年四期成本約20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_本 第二輯 ____本 第三輯 ____本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第六輯 ____本

書籍(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 _____本 (12元)

____ 《恩福靈筵—使徒行傳》 _____本 (10元)

____ 《恩福靈筵—羅馬書》 _____本 (8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_本 (9元)

____ 《恩福靈筵—啟示錄》 _____本 (10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_本 (15元)

____ 《當淚眼望向榮耀—八福闡析》 _____本 (10元)

____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 _____本 (12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_本 (20元)

____ 《宇宙本體探究》 _____本 (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_本 (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_本 (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__本 (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__本 (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2 _____本 (8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_本 (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_本 (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_本 (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_本 (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_本 (10元)

____ 《同信、同心、同行》 _____本 (20元)

支票奉獻抬頭：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網上奉獻：<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Zelle奉獻：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enfu1994@gmail.com

真理？還是真相？

一種後現代之問（4之4）

編註：網刊《境界》曾用文字採訪謝文郁教授，就後現代語境中關於真理、真相等向他提問。《境界》摘取了謝教授回答的一部分，以“真相、真理與善意”為題發表。本刊承謝教授慨允，分期刊登他的全部回應。

謝文郁

（“按神的能力…同受苦難”）

在提摩太後書1:8中，保羅說：“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也不要以我這為主被囚的為恥。總要按神的能力，與我為福音同受苦難。”保羅因為傳基督福音而被人監禁，這當然是一種恥辱。但是，保羅在告誡同工時，特別強調：“總要按神的能力，與我為福音同受苦難。”這裡所提“神的能力”乃是指同工們所領受的“神的能力”。

神是全能的，但是，信徒在信心中所能夠領受的神的能力，會因為人的領受能力而有差異，所以是因人而異。人的領受力由兩種因素構成，一是信心，二是思想結構。信徒在跟隨基督的過程中，在越來越多的事情上看到了神的作為，信心也隨之而增長；同時，在神的帶領下，思想結構也在不斷地更新變化。

一般來說，信心越大，配合以相應的思想結構，基督徒從神那裡所領受的能力就越大。從這個角度看，信徒從神那裡所領受的能力，在跟隨基督的過程中是不斷加強的。這就是說，基督徒在傳講福音時，不能滿足於自己當下的應對能力，而是要不斷地提升自己的領受能力，或者說，從神那裡領受更大的力量。只有這樣，基督徒在傳講福音時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榮耀神。

（苦難與傳福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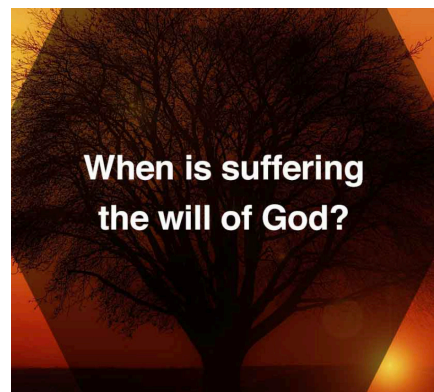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保羅在談論“為恥”問題時，是和“苦難”聯繫在一起。在保羅看來，傳福音就難免遭遇苦難；而且，這些苦難對基督徒來說是有益處的。

苦難一詞可以這樣來界定：一個人在現實生活中遭遇到了自己不想要的事情；或者說，他認為是好的事情沒有臨到，卻遇到了在他的判斷中為惡的事情。

從人的生存意識這個角度看，沒有人願意遭遇苦難。但是，對於基督徒來說，苦難並非壞事。在基督信仰中，神是全能全善全知的，因而萬事萬物都在神的主權中；同時，神愛祂的子民，要把最好的東西賜給相信祂的人；凡依靠祂的人都一定在祂的保守和祝福中。然而，我們需要清楚地意識到，我們的善惡觀和神的善惡觀是有很大距離的。經常地，我們判斷為善的事物，在神看來並非為善；我們認為惡的東西，在神看來反而是有益處的。

神要賜福給我們，就是把神看來為善的東西賜給我們。這些東西在我們的判斷中卻是我們不想要的。在這種善惡觀差異的情況下，如果僅僅從我們的判斷體系出發，我們一定是拒絕神的祝福。反過來說，如果我們要接受神的祝福，那就必須放棄自己的判斷體系，在信心中接受神的祝福。

在苦難中，上述善惡觀的差異就提升到意識層次上來。如無信心的保守，人在苦難中堅持自己的善惡觀，便會怨天尤人。然而，



When is suffering
the will of God?

對於奧古斯丁來說，恩典真理論並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引導了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充滿張力的生存方式。

For Augustine, the truth of grace was never a theoretical issue, but, more importantly, it guided a way of life... a life filled with tension.

基督徒在信心中相信神的主權，在困難中求問神的旨意，從而便能夠忍耐到底。經常地，基督徒在苦難中能夠看到神的作為，深深感受到神的保守，進而在經受苦難之後，從內心讚美神的偉大。這個過程使得當事人經歷一個思想結構的更新改變，因為他現在的視野更加寬闊了。

在保羅看來，“與我為福音同受苦難”這件事，乃是在傳福音的過程一同經歷神的帶領、一起被神提升、一起經歷心意更新變化的過程。

基督徒的為人處世是面向未來的。他和其他人一樣受限於自己的思想結構，但是，基督徒的獨特性在於他的信心。在信心中，他可以向神敞開，從而不斷地接受神的給予，經歷心意更新變化，走向完全的真理。每一次心意更新變化，都讓他的信心增強，眼界拓寬。

我想，耶穌把傳福音這大使命賦予基督徒，使他們在傳福音的過程中遭遇對抗和苦難，目的是要破碎他們在思想上的自以為是，目睹神自己的親自作為，並學會依靠神的大能，經歷心意更新變化，不斷加強信心，最後進入完全的真理。

問：你通過對約翰福音的解讀提出了“恩典真理觀”，這種解讀除了具有思想史的意義，我想它並非一種哲學家的智力遊戲，它對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屬靈生命可以提供哪些寶貴的提醒？在耶穌基督那裡，道理最終是與生命相連的，它是如何首先在你的個人經歷中發揮作用，成為見證，然後在群體中分享給弟兄姊妹的？

答：奧古斯丁在歸信耶穌基督之際，特別提到，他終於明白了“預設”和“懺悔”之間的區別。

哲學家預設真理的存在，就其基礎而言，是他們感受到真理問題在思想中不可避免。只要對一個事件有不同的看法，就必然會有“哪種看法才是真理”這樣的問題。如果這些看法無關真偽，各有

各理，那麼，人們之間的對話就喪失了動力和可能性。

但是，究竟哪種看法為真？這確實是個難題。於是，哲學家就把追求真理問題轉化為道路問題，希望找到真理之路。當然，對真理無知，就不可能對真理之路有任何知識。奧古斯丁稱此為“迷失在道路上”。

人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排斥真理問題，同時又不可能找到通往真理之路，這是一種生存困境：人需要真理才能活下去，但人又不可能擁有真理。奧古斯丁在恩典真理論中感受到一點，那就是：人不能在判斷中談論真理。

當真理擁有者通過見證的方式把真理彰顯於人面前的時候，人必須放棄自以為是的態度，放棄在真理問題上的判斷者身份，使自己成為一個接受者。這種放下自己而採納接受者位置的做法，奧古斯丁稱為“懺悔”。

“懺悔”這個詞，至今仍然無法給出統一的中文翻譯，不過，在奧古斯丁的理解中，懺悔的關鍵點，是使自己處於接受地位，從而把自己定位為跟隨者。

（從讀經的經驗體會恩典真理論）

對於跟隨者來說，領路人就是道路，能夠把跟隨者帶到真理之地。在未達完全的真理之前，跟隨者對於真理的認識只能是模糊不清的。但是，跟隨者相信領路人，因而一定能夠進入完全的真理。對於奧古斯丁來說，恩典真理論並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引導了一種生活方式。簡略而言即是：跟隨者在信心中不斷接受恩典，更新改變自己的思想結構，走向真理。恩典真理論描述了一種充滿張力的生存方式。

我是1993年受洗歸入基督名下的。自此之後，我一直在思考，作為一個基督徒，我應該如何為人處事？換句話說，基督徒這個身分對我來說意味著什麼呢？

開始的時候，我沒有太多的掙扎，因為我需要的東西太多了。教會怎麼教導我，我就怎麼做。教會領袖的教導都很具體，是可以照著去做的，比如，禱告、崇拜、奉獻、上主日學、參加各種教會活動、向周圍朋友傳福音等等。當然，最重要的是讀聖經，因為聖經是神的話語；只有通過聖經，我才能知道神的旨意，從而才能照神的旨意去為人處事。

這些我都去做了。在涉及聖經閱讀和解釋時，



如果我無法理解某段經文，我就會認為，這表明我被現有的思想結構限制了，神要藉此提升我的理解力。
If I cannot understand a certain passage of Scripture, I believe that it means I am limited by my existing structure of thoughts, and God is using the passage to enhance my understanding.

特別是出現理解困惑時，我也是努力參考教會認可的釋經書，以尋求正確的理解。這樣做是否就是基督徒的為人處事了呢？如果是這樣，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之間似乎沒有什麼區別。



我想談談我和聖經是如何建立關係的一段經歷。我是從事哲學研究的，讀書是生活的日常。然而，讀聖經和讀其他哲學書籍卻不同。當我研究哲學時，會努力去理解擺在我面前的文本，分析其中的概念界定、命題結構和命題演算。在這方面我相當自信，甚至認為自己還高人一籌，能處理一些艱澀文本。在以往的學術生涯中，我常覺得自己的能力還不錯，無論在授課效果、與同行討論、論文寫作上等等，我的表現都得到學生、同行和師長較高度的認可。

開始的時候，我是帶著這種自信去讀經的。很快地，我就開始遇到困惑。我發現，聖經中有很多文字在我的理解中並不通暢，常常有莫名其妙的感覺，甚至還會覺得文本中有嚴重的邏輯矛盾。

用更為嚴格的學術語言來說，聖經文本似乎存在著概念界定混亂、命題構造違反常識、推論過程自相矛盾等等。按照我原來的讀書習慣，我會相當肯定地認為聖經不值得嚴肅對待。但是，作為基督徒，我同意聖經是神的話語，具有最高權柄。為此，我試著採取同情式的態度和聖經建立關係，努力為那些出現理解困難的經文尋找同情式理解，哪怕覺得這種理解是牽強附會的。

有意思的是，在查經班上，我在這種解讀方式中和大家分享我對經文的理解時，常常會有基督徒附和。然而，查經班裡的慕道友卻往往能夠指出其中的牽強附會，讓號稱北大哲學教授的我很沒面子。

有牧者勸我，在讀聖經時，可以先讀那些容易理解的經文，難解的部分先擱置一邊。這種勸告對我來說，等於把經文的上下文置於前後缺乏連貫的狀態，完全不符合我的讀書習慣。我拒絕了這種處理方式。

怎麼讀聖經這個問題，對於我來說是如何做基


督徒的起點。受洗之後許多年，雖然我一直在讀聖經，也參加查經班，但是，如何讀聖經這個問題，仍然讓我深感困惑。

1998年，我參加教會的事奉，主要負責小組查經。這個教會是一個以大陸移民為主的教會，雖然成立多年，但小組生活薄弱。為此，我組織了四個家庭，每週一次，輪著在每個家庭舉行查經聚會。我們選了約翰福音逐節逐章地閱讀。進入程序後，我們發現，越讀問題越多，爭論也越多，但參加的人也越多，討論的熱情也越強烈。我作為帶領人，在面對這種狀況時，基本上是放任大家爭論，因為有些經文我也感覺到難以理解。

不過，我們在讀經的開始和結束都有禱告，把我們的爭論帶到主耶穌面前，求神來看顧，並幫助我們理解經文。幾個月下來，所有參加查經班的人都感覺到了提升，感受到了神話語的力量，並且有動力進一步個人讀經和集體查經。

這次查經特別推動我開始對約翰福音進行思想史研究，最終寫成《道路與真理》一書。在對一些經文爭論不休的時候，我注意到，每個人都是從自己的角度理解經文。在充分的討論中，各自的盲點都在別人的視角中暴露出來。當我們在禱告中把自己的理解交在主耶穌手裡的時候，就開始注意到自己的盲點，從而感到理解上的提升。這種提升就像有一道光照在身上，讓人豁然開朗。

感受最深的一點是：我發現自己和聖經的關係是互動的。我相信聖經是神的話語，每一句話都是要傳遞神的旨意。但我在讀經時只能使用我的理解力，在當時的理解水平中進行。一旦進入這種互動關係中，如果我無法理解某段經文，我就會認為，這表明我被現有的思想結構限制了，神要藉這段經文提升我的理解力。其他弟兄姐妹不同角度的理解，往往能暴露我的盲點，把我引向一個新視角。

直到現在，我仍然保持這種開放的狀態。每當有弟兄姐妹提出一段經文，來詢問或挑戰我的看法，我一般都不自我辯護，而是回到經文本身，一起面對經文，思考對方提出來的問題。這些年來，這些挑戰常帶給我那種在大光中被提升的感受。我稱這種讀經經歷為“信心—理解之張力”。這個張力存在於在聖靈帶領下不斷地心意更新改變的生存狀態中，是基督徒跟隨基督的動力。（全文完）

作者在北美華神及中國高校任教



口有大能

(2之2)

薩林娜

一、基本輔導技術淺介

跟繪畫一樣，心理輔導是一項專業技能。老師講課時告訴你方向和知識點，能否掌握要領，還得靠自己去練。以下將其中的技術作簡單概述。

1. 有效傾聽

一個陌生人坐在你面前，你怎樣才能讓他在五分鐘之內對你產生信任、安全感，願意向你敞開心扉呢？這需要通過一項項細微技能的積累才有可能做到。



只有在感到真正安全、被信任與接納的關係之中，人才會從內而外地被激發出改變與成長的渴望和能力。為此，認真地傾聽便是輔導者表達愛的方式。只有當真實有效的傾聽發生時，人才會回到自己應有的尊嚴，並在這樣的關係之中切實地感受到被理解，從而可以建立關係和信任。輔導者可以在此基礎上進入對方的故事。

輔導者需要特別留意的是：無效傾聽可能帶來二次傷害。

2. 基本聆聽(3V1B)與鏡像技能

(1) 1V: Visual——視線：眼睛是心靈的窗口。如何從對方的“窗口”中讀取信息？如何使用你的“窗口”向對方傳達你想要傳達的？如何把握目光接觸的頻率和時間？這些都需要專業訓練。總的原則為：

你給對方的視線要比他回饋你的稍多一點。

(2) 2V: Vocal Qualities——聲音的質量：上帝給每個人獨一無二的聲音，我們需要用心地去研究、發掘和使用自己的聲音，需要學會把握自己的音色、音量、音調、語速等等。輔導過程中，語速可以比正常說話稍微慢一點，這樣，對方的情緒也會隨之放鬆下來。

(3) 3V: Verbal Tracking——話題追蹤：輔導者應該盡其所能地留在對方的話題中，直到其表述完當前的話題，而不是擅自開啟另一個話題，或是往自己感興趣的話題上引。保持話題的延續性非常重要。

(4) 1B: Body Language——身體語言：身體語言的總原則是融入和真誠。別人對你的印像55%取決於你的身體語言和面部表情，38%取決於你的聲音，只有7%取決於你說話的內容。

姿勢可分“開姿勢”和“閉姿勢”兩種。閉姿勢不費力氣，而開姿勢——挺胸、抬頭、收腹——是很累的。如果沒有經過訓練的話，我們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無意識地採用“閉姿勢”。輔導中基本的原則是



積極聆聽的目的在引導對方多說話，同時讓他感受到被深度理解。 The purpose of active listening is to encourage the other person to speak more, while also conveying the impression of being understood deeply.

保持開姿勢，但只要比客戶稍微多開一點，並可以配合微笑。

人潛意識裡容易相信和喜歡跟自己像的人，所以我們要在一定程度上模仿對方的肢體動作、說話方式，乃至整個人的氣質。“鏡像”的意思便是：你要和對面的人形成某種對應，喚起對方的熟悉感和舒適感。

3. 積極聆聽的技巧

積極聆聽的目的在引導對方多說話，同時讓他感受到被深度理解。這樣，對方就樂意打開心扉，把故事完整地說出來。做到這一步，輔導才算真正開始。通過積極聆聽，我們可以幫助對方展現他被隱藏的力量。

衡量聆聽準確度的標準是：聆聽者是否能準確、有條理、有細節地複述出對方說的內容。集中注意力傾聽、然後帶著充分理解地複述，是有相當難度的。一般人無法勝任3到5分鐘；經過一段時間訓練的，可以達到10到20分鐘。美國的標準輔導時間是45分鐘，這個時段差不多是極限了。

踏踏實實地傾聽和積極聆聽，對方就會知道自己是被理解、被重視、被愛的。完全掌握傾聽和積極聆聽的人，是能帶給人極大祝福的人，很多人會從他們那裡受益。

積極聆聽的技能包括三個部分：

(1) **鼓勵**：鼓勵受輔者多說，把已經開啟的話題講下去。鼓勵的方式有無聲、有聲兩種。

(2) **平行表述**：正確的平行表述要比對方說的內容更短更清晰。學習在輔導過程中做筆記是平行表述的條件。其基本格式是一個三明治層次結構：上層面包片是一個開啟句，中間的肉是複述的內容，底層面包片是與對方確認的句子。

(3) **總結**：故事一旦被總結，就產生了意義。當故事被輔導者作出有效的總結後，對這個人就是一次醫治。當你判斷可以總結了，就叫對方的名字，並按照事實、想法、情感的既定順序，有條理地作出總結。

4. 微調的力量

微調是指不動聲色地把對方的狀態往好的方向扭轉，使對方僵化的、有破壞性的表述產生結構上的鬆動。微調具有潤物細無聲的特點，其基本技巧如下：

(1) **措辭內容**：輔導者在複述、做平行表述或者總結的時候，要問受輔者“意義”而不是“感受”。

(2) **時態微調**：對方的敘述若包含很多充滿抱

怨的負面信息，而我們在作平行表述的時候，就要把它們全部變成過去時。對於將來有可能發生的、負面的事情，則要把它變成虛擬語氣，說成可能性。如果對方提到積極有盼望的成分——哪怕只有一點點，我們複述的時候，在把他的虛擬語氣轉成將來時，就要給予堅定的肯定。



(3) **轉化負面詞**：將對方表述中那些困頓的、絕望的負面詞找出來，用另外一種方式表述，找到能給更多力量的、更富有可能性的詞，比如“突破”。

5. 有效提問題

輔導過程中，受輔者說的內容就像是肉，而輔導的提問則是骨架。提問的方式會決定輔導的走向。有效的問題就像一扇門，能夠使輔導進入一個更深的認知空間。

5W1H是常見的提問方式：Who, When, Where, What, Why, How（人物、時間、地點、事件、為什麼、怎樣）。

不過，“為什麼”是輔導裡的禁語，因為它會讓人覺得自己在被審訊。若你需要問原因，可以用：“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樣或者那樣？”這讓人聽起來會比較舒服。

When和Who都是“開問題”，對方需要一段描述才能回答，而且在這些回答裡還藏有一些可以深挖的信息。



人的力量可分五方面：“基本我”或“核心我”、“社會力”、“應對力”、“創造力”，及“身體力”。
Human strength consists of five aspects, namely, ego or core self, social strength, coping capability, creativity, and social streng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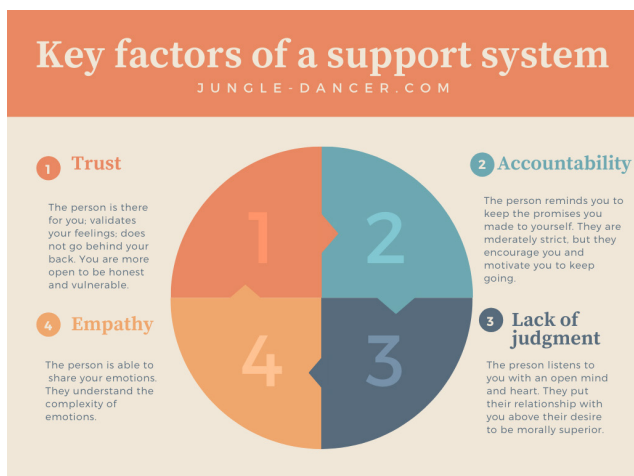
另外，可以用What else? (還有什麼?) 來幫助你查漏補缺，並可能收獲一些意想不到的信息。

平行表述和總結，後邊會有個確認環節：“我有沒有理解到你？”這屬於“閉問題”，回答時不需要說一大段話。之後，你可能會再接再著總結一段，再確認一下。但諮詢過程中應當盡量少用閉問題。

6. 注入力量的問題和支持系統

(1) **探詢當事人的力量**：輔導者可以問：“當你經歷這一切的時候，是什麼力量支撐你走過來的？”“可不可以告訴我你成功的經歷——哪怕只有一次？我想聽一些細節。”

(2) **探詢支持系統的力量**：“當你經歷這一切的時候，有沒有人和你站在一邊？有沒有人可以傾訴？”“有沒有這樣一個人，你半夜3點給他打電話，他都會接？”“假設你的姥姥（已過世）就坐在這裡，看到你經歷這一切，她會對你說什麼？”“在你們關係破裂之前，你從中得到了什麼？汲取了什麼力量？其中哪些仍然在祝福你？”



作為輔導，有時必須說：“我需要你知道：我們輔導者不能解決人生中所有的問題，因為很多問題是無解的。有時候，人不得不帶著一些缺憾活下去。但是我們可以擴展自己的健康生活。雖然那個創傷還不能痊癒，但我們可以縮小它在人生中所佔的比例。”

二、力量的解析與建構

人是從力量中成長，不是從弱點和缺陷中成長。人的力量可分五方面：“基本我”或“核心我”、“社會力”、“應對力”、“創造力”，及“身體力”。

1. 核心我的內容

(1) **靈性力**：靈性是人格中最重要的部分。人

之所以為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靈性。這是一個人能夠汲取最多力量的資源。

(2) **性別力**：無論男女，如果能以自己的性別為可喜的，就容易把自己的性別優勢和力量發揮出來。如果性別錯位，一定程度上會造成混亂。

(3) **成長文化**：每一種文化、每一個地區、每一種氛圍都會有它自己的力量。

(4) **自我關懷**：照顧自己是一個人很核心的部分，而且與愛的力量直接相關。愛一定是從很強的自我關懷、自我照顧的能力中產生的。

2. 社交我的內容

(1) **友情力**：人的成長、突破及品格建立，各個方面受朋友的影響都非常大。要與人成為朋友，重要的有兩點：花時間和願意對方好。興趣愛好廣泛、說話風趣幽默、對人有好奇心等等，都能幫助你交到新的朋友。

(2) **愛的力量**：

1) **家庭**：每個人都會從原生家庭受傷，但是也會從中得到力量。我們讓自己強壯起來，突破原生家庭的限制。等到自己成立家庭，孩子常成為父母得到力量的來源。

2) **愛情**：愛情是巨大的力量源。陷入熱戀狀態的人大腦分泌的荷爾蒙所產生的快樂、興奮的刺激，比海洛因還強很多倍。性在人格當中處於非常核心的部分；如果好好使用婚姻之中的性關係，會成為一個很強大的力量。如果這部分沒處理好，會毀掉一個人！不在婚姻之中的性關係，對人的毀壞更是非常大。

3. 應對力的內容

(1) **放鬆娛樂**：人需要不打折扣地做好自己的“正事”，但也要有調劑生活的愛好。你的愛好裡邊應該有至少一兩項是能讓你出汗的。

(2) **壓力管理**：人需要主動管理壓力，而不能讓壓力管理你。



在輔導的過程中要有新故事誕生：新故事的素材和舊故事一樣，但講述的方式不同。新的講述能夠打開困住受輔者的牢籠，誕生新的意義。 The counseling process gives birth to new stories, with elements same to the old ones, but expressed differently. The new narratives enable the counselees to break free from the shackles that once trapped them, and give rise to fresh meanings.

(3) **自愛**：自己喜歡自己，從心裡接納自己，感到自己有價值。上帝造我們，救贖我們，就是看我們為寶貴。我的價值不受這個世界的標準評判，別人的看法不能影響我。

(4) **對真相的認知**：有時候知道真相是很殘酷的事情，但卻是醫治的起點。我們需要培養客觀的認知力，就是不受自己情緒、偏見影響的認識力。

4. 創造力的內容

(1) **邏輯思維能力**：包括分析、解決問題，自我調整的能力。知道自己要什麼；為了達到目的要怎麼走、需要幾個步驟。

(2) **情感能力**：恰當表達自己的情緒是一種很了不起的能力。情緒詞彙可有一兩百個之多，我們需要學習準確的表達。

(3) **意志力**：或叫執行力。一個健康、負責任的人應該花50%以上的精力來管理自己的時間、金錢、人際關係。

(4) **工作**：工作是一個人的自我實現，可以帶給人意義、價值感和尊嚴感。

(5) **正向幽默**：幽默感具有查漏補缺的功能，會使你的人生充滿勇氣。

5. 身體力的內容

管理好身體是最直接、最有效、最快、最便宜的療法。所以，如果沒錢做心理諮詢，你就去跑步；這是造物主放在人體內的一個調節機制，不容我們忽視！

三、故事的破解與重建

受輔者所講述的故事，是他已經習慣的故事，帶著轄制人的因素。在輔導的過程中要有新故事誕生；新故事的素材和舊故事一樣，但講述的方式不同。新的講述能夠打開困住受輔者的牢籠，誕生新的意義。

囚禁人的故事有三種典型：過時型、刻板型、悲劇型。

1. 破解過時型故事

第一步——陪他進入過去，使他的故事栩栩如生地重現。第二步——找到支撐點，表示尊重和理解。第三步——找到轉折點，即“出現這個事件之前，到底是哪裡開始不對勁了？”

要估計著對方的力量和他一起走，有時會進三步、退兩步。

2. 破解刻板型故事

刻板型故事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絕對化。絕對詞是這類故事的薄弱之處。

絕對詞有三種：時間絕對詞、情境絕對詞、人物絕對化（“都怪我”；“都怪他”）。辨識出絕對詞以後，一般有三種破解方法：具體化、極端化、例外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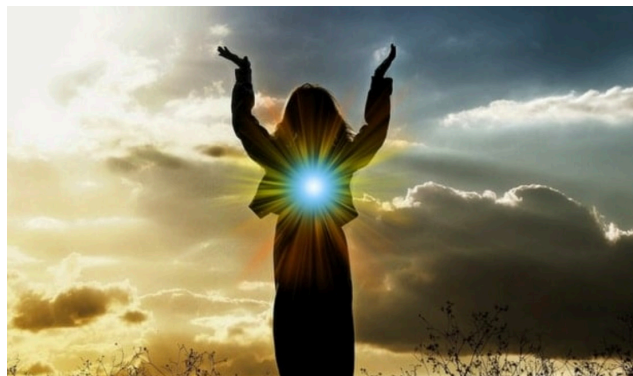
刻板信念系統深埋在人的意識深層，控制著人的心靈，而往往不為人所知。輔導者需要有很深的洞察力，才能看出對方裡面的信念系統是什麼。一旦挖出這個信念系統，並真誠地把它呈現出來，對人是很有震撼力的。人一旦意識到自己的信念系統有問題，大半會很願意知道真相是什麼。

3. 破解悲劇型故事

要進入受輔者的故事，與他共情，肯定他的痛苦；同時找出他的力量，以此幫助他建立走出來的可能性和信心。

四、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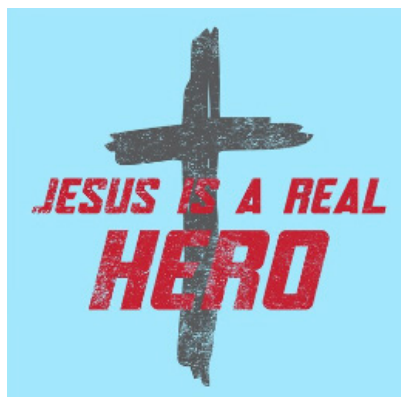
人在一生中，總是要背負著這樣或那樣無法彌補的傷痛往前走；這是活在世界上的一個必經之路。輔導者不需要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不要期望自己上可通天、下可入地，什麼都能解決。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但是對於很多事情，也只能坦率地承認：“這個我解決不了，但是我願意和你一起面對傷痛。”



我們有真正的救世主，可以介紹給受輔者，把真正的醫治者和拯救者——上帝——引入到受輔者的生命之中。人是很奇妙的；當人們進入自己深層的意義、信念層面的時候，就好像總有一個真理之光在引導著他們往前走。我認為這就是神放在每個人裡面的良知，讓他們有對真理的天然追尋本能。



作者為資深心理諮詢師，本文摘自她所著《心理諮詢師的高價值溝通課》



苦難中的英雄盼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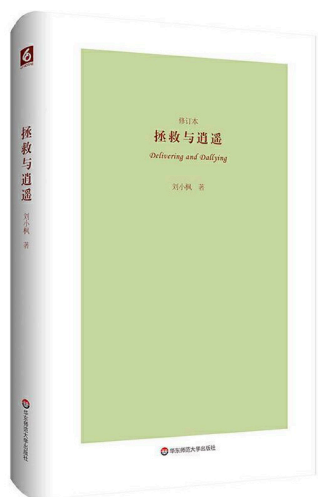
再思劉小楓漢語神學中的

基督形象（上）

木白

在塑造中國基督教知識分子群體的公共願景方面，當代漢語神學運動發揮了重要作用。劉小楓作為這個運動的先驅者之一，其傑作《拯救與逍遙》為中國新興的學術神學奠定了基礎。¹

此書的神學觀點和背景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但現有研究主要集中於劉小楓著書的近期處境，即後毛澤東時期的改革開放背景；對於塑造他及其同代人的革命時期和革命體制則缺乏足夠的關注。本文將聚焦這個被忽視的面向，首先分析中共革命政權下的社會主義新人工程對劉和其同代人身份認同的影響，再據此來進一步解讀劉本人對超越基督論的接受，以及其中潛藏的問題。



社會主義新人工程

筆者曾在《缺失的超越基督論：評劉小楓神學中的共產主義暴力問題》一文中指出，現代中國處境下的共產主義暴力體制，以一種獨特的方式滲透到劉小楓早期關於超越的基督論述中。² 延續該文的思路，我們要進一步回答：曾為紅衛兵一代的劉小楓，參與了規模極大和極端暴力的“新人工程”，對該工程以及同代人的痛苦經歷，他是如何進行批判性反思的？又如何在這樣的反思中，接受並同時塑造了一個特定的基督形象？

借助知識社會學中的投射概念，我們將瞭解到：“超越的基督形象”在劉小楓的筆下成了中共革命遺產的投射倒影，並與它之間存在著一種深刻的

糾纏關係。

劉小楓生於中共建國之初，長於革命年代。他曾在文集的自序中回顧親身的文革經歷：

三年級還沒念完，一天，班主任走進教室，欣喜的臉說：文化大革命來了。以後的小學課程，我念的是“文革”初級階段，見過不少血腥恐怖。中學四年（包括初中高中）間在紗廠學過紡紗，生產隊學過農桑，軍營學過野練，課堂學過大批判，念的是“文革”中級課程。³

可以說，文化大革命塑造了劉小楓的身分認同。這種認同與他後來的知識分子生涯交織在一起。在上述引文中，劉提及“社會主義新人的革命工程”，卻未加解釋。

中國共產黨的“新人工程”源於中共對殖民主義下人性的特定解讀。毛澤東相信，“新人”或道德完美之人的形象，是塑造中國文化和社會的典範。在20世紀初，它成了民族主義和民主話語的一部分，也成為共產主義革命的主要目標。

毛渴望將革命延續下去，並建立一支強大的黨和軍隊，以對抗殖民勢力的入侵和國民黨的獨裁統治。而他認為，黨和軍隊的核心只能由浸淫在革命思想和能力、且不斷完善的共產黨人來組成，並且代代延續。為此，毛在漫長的政治生涯中，從未將自己的角色僅僅限於黨和軍隊的主要領導人，而是竭力扮演指導新人的精神導師。

毛選擇實現革命願景的主要手段，便是所謂的“新人工程”。正如歷史學者程映紅所指出的，這個革命工程在上世紀30至40年代延安根據地時期由毛親自發動，於上世紀50年代共和國早期擴展到全國，並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間達到高峰。在中共革命的半個世紀中，新人的理念得以發展、實驗，並最終得到充分實施。程還發現，自上世紀

在經歷了如此多暴力和苦難之後，我們應該如何才能過有意義的生活？
How are we supposed to live meaningful lives after experiencing so much violence and suffering?

60年代以來，該工程加速發展並呈現出新的特點，即狂熱的毛澤東個人崇拜及對革命信仰、鬥爭和自我犧牲的強調。⁴



紅衛兵的身分認同

文化大革命期間，包括劉小楓在內的紅衛兵一代，都被教育成忠實的毛主義者。用當時流行的口號來說，就是要成為“毛主席的好戰士”。許多研究者注意到，紅衛兵一代被培養成革命浪漫主義者，他們的世界是一個英雄的世界。歌頌青春、暴力、打破傳統與禁忌，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特徵。

牛津歷史學家米特（Rana Mitter）評論道：所有這些元素的源頭都可以追溯到歐洲浪漫主義。⁵ 政治學家楊國斌的近期研究也表明，不但毛本人是典型的五四時期浪漫主義者，建國後幾代的中國年輕人也都是浪漫主義者。他發現，紅衛兵一代大多想像自己是全球共產主義革命的英雄，一種使命感油然而生，要拯救世界，擺脫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枷鎖，把共產主義烏托邦帶到世間。⁶

紅衛兵將自己視作革命英雄，掀起一波又一波革命浪潮，打擊所有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內部敵人的人——從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群體，到幹部和革命青年隊伍內部的其他派別。英雄主義成為年輕施暴者的自我認同。他們要在鮮血中前進，在鬥爭中成長。

但與此同時，風譎雲詭的派系鬥爭也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經歷了難以想像的苦難甚至暴死。酷刑和羞辱成為思想改造的標準程式，總是安排在殺戮之前，令人難以忍受。因此，數不清的人暴死在街頭武鬥中，還有許多人選擇以自盡來結束痛苦。⁷

毛啟動的上山下鄉運動，亦是一個決定性事件。紅衛兵的浪漫英雄主義，在嚴酷的農村勞動和異常艱辛的生存中，遭遇新一輪的打擊，為其自我認同加添了不可磨滅的悲劇成分。

劉小楓和他的同輩一樣，認定自己是極端暴力的受害者，而不是新人工程中的施暴分子。為此，他有充分的理由，指責該工程造成了一代人心靈的創傷。在返城後的幾年裡，劉由四川外語學院考入北京大學，在碩士階段致力於研究歐洲浪漫主義思潮中的英雄表述，⁸ 並在此基礎上，以“超越的基督形象”為“新人”提供了一個弘揚救贖之愛的新典範。

以“超越的基督”作為新人

劉小楓在《拯救與逍遙》開篇即點明，驅動他進行神學和比較研究的中心問題是：在經歷了如此多暴力和苦難之後，我們應該如何才能過有意義的生活？劉的研究計畫，即根據新人的目標、行動以及最終的命運，繪製出一幅截然不同的理想人性圖。

劉在書中規劃了兩項比較：舊人與新人的比較，以及作為新人的超越的基督與其他理想人物之間的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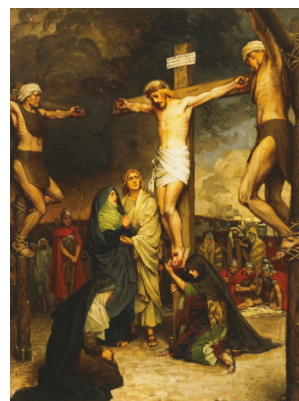
第一項涉及對中國文化和宗教傳統的批判性回顧。他所選來進行考察的中國詩人代表，包括屈原、陶淵明、曹雪芹和魯迅。第二項包括考察西方文學中的基督形象，尤其是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然後將中國詩人與之對比。

劉試圖證明，與舊人的悲劇和新人的失敗相比，只有受苦的基督才有能力，憑藉救贖之愛，為我們鋪墊一條通向人性的希望之路。



在劉看來，上帝的超越性使基督教在眾多宗教中脫穎而出；而其決定性的特徵，則是上帝的神聖之愛——祂充滿愛，並仁慈地愛著人類。劉因此將“善”視為上帝對祂神聖之愛的啟示，將“真理”視為上帝揭示神聖之愛的方式。

由於上帝超越的愛力求將人類從罪惡和暴力的世界中拯救出來，祂就必須在啟示過程中承擔起救贖的重任。劉進一步指出，在人類歷史上，只有耶穌基督完成了這一使命。因此，耶穌超越了東西方所有偉大的人物以及他們的理想：



劉所崇尚的，並不是傳統基督教信仰所描繪的耶穌生平與事奉，而是他的革命身分認同所投射出來的英雄形象。What Liu advocated was not the life and ministry of Jesus as depicted by traditional Christian beliefs, but the heroic image projected from His revolutionary identity.

形而上學的神聖存在沒有；神秘主義的神聖存在沒有；“天何言哉”的神聖存在沒有；大象無跡的神聖存在沒有。只有“在各各他”成人的神聖存在不默不作聲。耶穌基督不僅指控人間罪惡，而且親身走進無辜者之中。⁹



然而，仔細分析便會發現，劉所崇尚的，並不是傳統基督教信仰所描繪的耶穌生平與事奉，而是他的革命身分認同所投射出來的英雄形象。

在劉眼中，耶穌向這個充滿罪惡、暴力之世界的受害者，以獨特的方式彰顯上帝神聖之愛，即是他堅持不懈的鬥爭、受苦，以及最終的犧牲。而劉所提出“鬥爭、受苦和犧牲”這三個元素的組合方式，特別值得注意。

首先，耶穌的事奉被描述為“抵制絕對原則並獻身於神聖”。在這方面，劉將耶穌的祈禱和見證，視為鬥爭而非和解的行動。

其次，他以“絕對原則”來定義這充滿罪惡和暴力的現實世界，要求人們無條件地服從。雖然書中沒有點明，但對劉和他的同輩而言，這位令人敬畏的神正是毛澤東思想的公眾形象。由此可見，劉已然接受毛的世界觀作為現實，將其特徵描述為絕對和普遍的，以此免除了毛和他領導之下的紅衛兵在歷史中對極端暴力的責任。

第三，他堅信：拒絕上帝之愛的世界，正是一個迫切需要被愛救贖的世界。這是與劉的革命浪漫主義最相關的一點。因為能使人在苦難中恢復過來的，不是祈求來世的天堂，而是滿懷熱切的愛來受苦，正如耶穌基督所示範的那樣：




無辜者的苦痛，就是我的苦痛，世界想使愛毀滅，就讓我與愛一起受難。¹⁰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對劉來說，由於人類的暴力和苦難狀況已然註定，新人的唯一希望，便只能來自堅守“純粹的愛”的意志。

耶穌基督就是這個希望。只有耶穌能夠在他的生活和事奉中實現這意志。耶穌表現他神聖之愛的方式，是與那些苦難中的受害者並肩站立，與絕對和普遍的原則鬥爭到底。換言之，這位超越的基督實現了劉浪漫英雄主義的革命理想。

劉在比較分析後得出結論：耶穌基督純粹是通過他的善意，在邪惡的世界中釋放出了救贖之愛的力量。相比之下，中國的詩人們（和他們的世界觀）所做的嘗試，都被證明是徒勞的。因此，劉聲稱：作為一個受苦的新人，“超越的基督”超越了各種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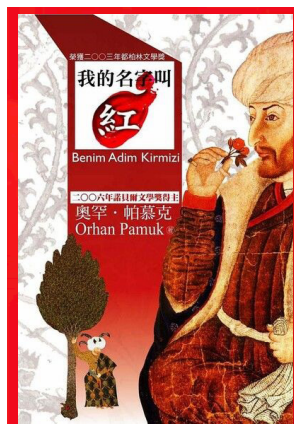
這樣一個超越的基督形象，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是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基督般人物的啟發。但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劉從革命事業中所獲得的英雄身分意識的投射，以及他與革命遺產不斷糾纏的結果。

下篇我們將考察舊人和新人的獨特命運，以進一步顯明上述結論的說服力。（待續）

作者為旅德學者，恩福畢業生。

註：

1. 劉小楓所著《拯救與逍遙——中西方詩人對世界的不同態度》初版1988年發行，隨即引起學界震動。作者在2001和2007年兩次進行大幅修訂。
2. 木白：《缺失的超越基督論：評劉小楓神學中的共產主義暴力問題》，《恩福雜誌》第23卷第1期，2023年1月，頁23-25。
3. 劉小楓：《個體信仰與文化理論》，1997年版，頁2。
4. Cheng, Yinghong, *Creating the "New Man": From Enlightenment Ideals to Socialist Realities*, p. 90.
5. Rana Mitter, *A Bitter Revolution: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 pp. 232-3.
6. Yang Guob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China*, pp. 160-1.
7.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2004年版。
8. 劉小楓：《詩化哲學：德國浪漫美學傳統》，1986年版。
9.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1998年版，頁237。
10. 同上，頁336。



小說《我的名字叫紅》於1998年出版，是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Orhan Pamuk, 1952-）對伊斯蘭信仰的省思，該書也奠定了他在文學界的地位。



解析

《我的名字叫紅》

陳韻琳

故事的起頭

故事的背景是16世紀90年代，地點以伊斯坦堡（又譯伊斯坦布爾，Istanbul）為中心。

鄂圖曼土耳其的蘇丹秘密委託細密畫家製作一本偉大的書，頌揚他的生活與帝國；書名定為《技藝之書》，由四位當朝最優秀的畫家精心繪製。

他們只能在夜晚進行，因為負責此書的長者恩尼須帖（以下簡稱「恩老」）想忤逆傳統，兼用威尼斯的技法。

同時，細密畫宮廷工作坊負責人奧斯曼大師（以下簡稱「奧老」）也在製作一本《慶典之書》，所使用的是波斯最引以為傲的傳統細密畫畫法。

《技藝之書》進行一年多時，配合創作的鍍金師高雅失蹤了，隨即被發現陳屍於深井中。蘇丹立刻要求找出兇手，並暫停了此書的金援。

兇案發生三天後，恩老的外甥布萊克（以下簡稱「小布」）從外地回到伊斯坦堡。

小布年少時便暗戀恩老的女兒莎庫兒，但他倆的愛情不被恩老認可；小布只得黯然神傷地離開家鄉。

等他再回來時，莎庫兒已婚，且有兩個兒子。但她的丈夫上戰場後音訊杳然，而她的小叔正等著確認兄長的死訊後，立刻迎娶莎庫兒（在伊斯蘭社會，這是合法正當的）。

小布再度陷入苦戀。只是這一次，莎庫兒完全站在他這邊。一次他們夜晚偷偷約會。莎庫兒回到家，卻發現父親已被殺害。在驚嚇、驚惶和傷痛之餘，莎庫兒馬上想到：目前這種狀況之下，在伊斯蘭社會能為她的未來作主的，真的就只有她小叔了。

於是莎庫兒做了一件大膽而冒險的事。她告知外人，父親病危，然後向大家傳達父親病危時說

出的願望：希望能親眼看到莎庫兒與小布成婚，有男人可依靠。然後她和小布找了一位失明的教長來，在偽裝成病重的父親屍體面前舉行了婚禮。次日，莎庫兒才失聲大哭，宣佈父親已重病過世。

莎庫兒的機智營救了自己的未來，但小布卻仍要面對難題。因為他是恩老身邊最親近的人，又倉促成婚，因此成為嫌疑人。他必須盡快找到兇手，以自證清白。

於是，小布要跟製作《技藝之書》的其餘三位細密畫家（蝴蝶、鸛鳥、橄欖）打交道。他唯一的線索就是：恩老被殺害時，《技藝之書》最中央的畫被偷走了。那幅畫在誰那裡，誰就是兇手。

寫書的背景

1993年7月2日，伊斯蘭教極端主義示威者對土耳其左翼作家阿吉茲·涅辛（Aziz Nesin, 1915-1995）進行暴力抗議，反對他出版薩爾曼·魯西迪（Sir Ahmed Salman Rushdie, 1947-）的小說《撒但詩篇》譯本。一群示威者向錫瓦斯（Sivas）的一家酒店放火，造成37人死亡，超過50人受傷，其中不乏知名音樂人和作家在內。該事件被稱為「錫瓦斯大屠殺」。

五年之後，《我的名字叫紅》出版。書中的內容顯然意有所指，直接影射帕慕克自己身處的時代，及環繞「錫瓦斯大屠殺」事件的社會氛圍。

兩股理念的激烈衝撞

故事中出現兩種完全不同繪畫理念的衝撞——保守或開放，反映出伊斯蘭教義對藝術的不同觀點。

1590年之後，鄂圖曼土耳其（另譯奧斯曼帝國，1299-1923）與西方及與細密畫（miniature）源生地的波斯中東，有很強的文化張力。激進的基要主義勢力（以奧斯曼等幾位教長為代表）拒斥所有

當傳統細密畫的繪畫方式被作為信仰教義來解讀，「改變」就成為非常可怕的事。
Once the painting technique of traditional miniatures is interpreted as a religious doctrine, "change" becomes a very terrifying thing.

來自西方的衝擊，他們痛恨咖啡館，相信流氓和叛徒在那裡聚會，密謀叛亂。

而經常在咖啡館相聚的反激進基要主義者，則以說書人為核心。說書人的後側掛上一幅細密畫，像是看圖說故事，或是為故事配插畫。說書人時常諷刺教長與其追隨者的觀念和行為，聽書者附和著，歡笑取樂不已。

這兩股截然不同的社會勢力，最終釀成動盪悲劇，以宗教之名群體暴力殺人為結局。

細密畫藝術家的困境

環繞著1590年代的大環境，帕慕克安排了三類細密畫藝術家。其一是執著於傳統，將傳統等同



於宗教一般神聖的細密畫宮廷大師奧老。另一類人是由恩老為首，他受到西方衝擊，非常想改用西方的技法。再一類則是因為遭逢戰亂，或遭逢細密畫本身之沒落，以至於落魄不已的畫師群。

小布在外遊歷時，曾看見細密畫師群已今非昔比：「這些

藝術家們不但貧困潦倒，更為他們的同伴懷才不遇而心灰意懶。不只在布里斯（Tabriz），在馬什哈德（Mashhad）與阿列坡（Aleppo）也一樣。許多細密畫家已經放棄繪畫書籍，製作起可以吸引歐洲遊客的新奇畫頁，甚至淫穢圖片。」

暗地裡於夜晚前去協助恩老製作《技藝之書》的鍍金師高雅、細密畫師蝴蝶、鸛鳥、橄欖，比其他細密畫師情況要好很多，因為他們被公認是最優秀的，機會也比較多。可是，他們也有困境，就是自幼受傳統大師奧老的教養，如今卻要直面恩老對西方的欽羨之情。

為了避免被伊斯蘭激進基要主義派指控，他們只能跟著恩老偷偷作畫。可是他們又怕被指責是激進基要主義的偏狹分子，於是便透過幫說書人畫故事插畫、參與咖啡館活動，來證明自己有度量。

他們既有可能繼承奧老的宮廷畫師位置，也有可能被恩老看中，成為新一代細密畫大師的傳承者。他們左右搖擺，不敢清楚定位自己。

只有鍍金師高雅清楚說出自己的立場，擺明徹底認同激進基要主義對迎向西方繪畫觀點的信仰指控。而他卻被殺害了。

法蘭克藝術的衝擊

故事中，「法蘭克」指的是西方。高雅所說：「極可能瓦解我們的宗教、傳統以及世界觀」的事，就是指恩老想要用西方的透視法來畫肖像。當傳統細密畫的繪畫方式被作為信仰教義來解讀，「改變」就成為非常可怕的事；向著西方改變，更是向異教妥協低頭的罪。



因此，在《技藝之書》開始製作後，另一位努索瑞教長的信徒便開始四處散播謠言說：「此書褻瀆神聖，隱含法蘭克異教思想的印記。」

對於傳統派，威尼斯繪畫方式至少出現以下幾點衝擊：

1. 觀看角度

在傳統細密畫中，繪畫的視點是「站在叫拜樓」的高度，這是神聖的高度。可是西方透視法卻是站在極低的位置、看向最遠的消失點。

若用信仰來批判繪畫，便出現如下的指控：「以清真寺在背景為藉口，把一隻馬蠅和一座清真寺畫得幾乎同樣大小——藉此嘲笑參加禱告的信徒。……法蘭克的技法把我們自己穩固的傳統和異教徒的作法混雜在一起，這麼做將奪走我們的純正，貶低我們，成為他們的奴隸。」

此外，透視法會帶出一種新的視野，因為：「畫家是把自己置放於世界的中心。」畫家也必須要處理「陰影」。在傳統細密畫中，這些觀念都不存在。因此，信仰教義對透視法處處皆存質疑。

2. 肖像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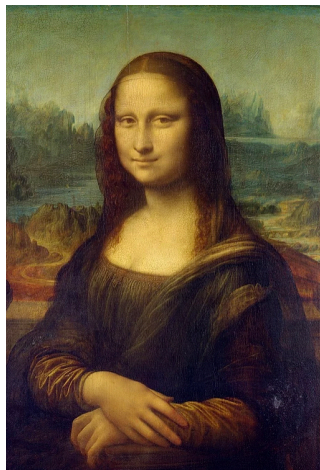
對於肖像畫，激進基要主義也有所指控。因

在支持傳統，還是面向西方的繪畫爭辯中，最激烈的衝突焦點是在肖像畫上，而背後則有伊斯蘭信仰與基督信仰的核心分歧，那就是：「上帝到底有沒有道成肉身成為人子？」

Whether adhering to tradition or engaging with Western painting, the most heated debate revolves around portrait painting, which represents the core difference between Islam and Christianity: “Did God truly incarnate as the Son of Man?”

為在傳統細密畫中，面部的獨特性是不重要的。

恩老深受西方的肖像畫衝擊。他說：「他們用這些新方法所畫的圖畫，確實有不可否認的魅力。……他們畫他們看見的，我們則畫我們想像的。……唯有透過西方風格，才能讓一個人的面孔永垂不朽。只要看過那些圖畫一眼，你也會渴望這麼看自己，你會想要相信自己與眾不同、是獨一無二的人。……如果我也能夠被用這種方式畫下來，似乎就會比較明白自己存在這個世界上的原因。」



恩老知道，對肖像畫的渴望會觸犯信仰教義，但這些栩栩如生的肖像畫卻讓他首次感到：「在肖像畫的風潮下，赫拉特（Herat）前輩大師努力臻至完美、並加以鞏固的伊斯蘭繪畫藝術將走到盡頭。」

在「支持傳統還是面向西方」的繪畫爭辯中，最激烈的衝突焦點是在肖像畫上，而背後則有伊斯蘭信仰與基督信仰的核心分歧，那就是：「上帝到底有沒有道成肉身成為人子？」



故事提及，一旦容許肖像畫單獨存在，「我們將開始崇拜掛在牆上的圖畫，無論其原意為何。除非我和那些異教徒一樣，相信先知耶穌同時也是真主阿拉（也譯作安拉），那麼我也會相信真主可以被世人所見，甚至還可以以人類形像現身。」

在伊斯蘭信仰中，耶穌只是一位先知，繪耶穌並將之置放於聖壇上，是褻瀆了神。而他們以為，耶穌畫像是肖像畫的起源。

3. 文為主圖為輔的傳統

細密畫就是書本插畫，是跟著文字走的。細密畫沒有只為畫而畫的觀念。就算將某人的臉畫進細密畫中，那張臉也只不過是故事的一部分，不再是

他自己了。

「一幅美麗的插畫優雅地補足了故事內容；一幅不附屬於故事的繪畫，最終將變成一個偽偶像。」西方將繪畫獨立於文字之外的作法，違背了傳統細密畫以文為主、以圖為輔的觀點。

傳統宮廷畫師的憂慮

年邁的宮廷畫師奧老德高望重，是傳統細密畫的代表，擁有珍貴的典藏記憶。奧老批判西方藝術，最終的目的是在護衛傳統。

他說：「在我們的藝術世界裡，意義勝於形式，但若我們開始模仿法蘭克大師，用他們的風格繪畫，就像蘇丹殿下委託恩尼須帖編輯的手抄本那樣，結果，意義的支配將會終結，而形式的統治於焉展開。」

這個憂慮並非毫無道理，因為西方藝術的確潛藏了形式主義。但不可否認，西方每一次形式的創新，都讓藝術有了新的可能性，顯得更加豐富。

細密畫師心中的疑問

奧老偏執地相信，兇手應該是背棄傳統、面向西方的畫師——他既然敢背叛傳統，殺人應該也易如反掌。

他要小布去考蝴蝶、鸛鳥、橄欖幾個問題：「以故事為尊、遵循前輩大師的細密畫家，該不該有自己的風格與簽名？」「亂世流離下的波斯中東，珍貴的細密畫一再被拆散、重組，用以尊榮不同的君王。細密畫家該如何看待細密畫的時間與阿拉的時間？」「細密畫師終生費眼力地畫著非常小幅的細密畫，處理細微之處，到最終總是免不了失明。細密畫師該如何看待失明與記憶這樣的問題？」

蝴蝶、鸛鳥、橄欖既被奧老撫養長大，當然知道大師所期待的回答。既是為故事繪畫的畫師，故事早已深入他們的心靈，因此他們不約而同地用故事回答，因而有了很多模稜兩可的詮釋空間。

但其中仍舊可以隱約看出，這幾個徒弟心中有疑問：「細密畫家真的不能借助自己的才華與能力獲取名聲與金錢嗎？」「不斷模仿大師的細密畫家，一旦心中真有所愛，怎麼可能不把她臉容特點、憑記憶繪進自己正在著手的細密畫中呢？這便成為他的風格。如此說來，又怎能說風格是一種瑕疵呢？」「細密畫不斷被拆解重組、以尊榮得勝稱王的君主。如果不是用阿拉的時間來看細密畫，藝術家又如何能安然面對這種作法？」

「如果不是相信失明後能憑記憶進入阿拉的永

從學徒做起的細密畫家，成長中充滿苦難。……最終，信仰對藝術的定論為「沒有永恆價值」。
The miniature painters suffered a lot in their training as apprentice. . . . Yet in the end, faith's verdict on art is "lack of eternal value."

恆世界，像阿拉一般觀看，細密畫家又怎能安然面對終將失明的結局？終究，在可蘭經中，『瞎眼人與明眼人不平等』，這讓最後註定會失明的細密畫家們晚年倍遭歧視。可是反過來想，『失明之後、便走進像阿拉一般觀看的記憶』這樣的詮釋，有沒有可能是自比為阿拉，而有褻瀆之嫌？」

細密畫家的苦難

從學徒做起的細密畫家，成長中充滿苦難：「學徒生涯經歷過無數殘酷的笞跖刑（也叫打腳掌刑），任意的掌摑和捶打，只為了讓易怒的大師發洩自己失手畫歪線條的怨氣，……好幾小時的杖打和尺鞭，只為了消滅我們內心的惡魔，讓它重生為靈感的邪靈。」



由於細密畫家做出來的精緻書籍能尊榮皇室，在亂世中，他們經常面臨忠誠或背叛的難題。改朝換代之後，畫家們總是被勝利者整批帶到新的皇宮，遠離家鄉。

謝赫·阿里大師是最好的例子。他為內札米（Ilyas J. Nezami, 1141-1209，波斯文學代表人物之一）的詩創作了細密畫。第一個版本是為黑羊王朝的大汗吉罕沙皇所做。大汗為了防止他仿製，便刺瞎了他的雙眼。

之後，阿里投奔白羊王朝，並靠記憶畫出第二個版本。「第二手抄本裡面的圖畫更為簡單而純粹，然而第一本的顏色卻跳躍而鮮活，……盲人的記憶展現出生命的單純簡潔，但同時也削弱了生命的活力。」這兩個版本正是細密畫家迭經苦難的證據。

細密畫家非但不能呈現屬於自己的特色與風格，甚至不能保護好一本書。因為一本附有細密畫裝飾的書籍：「從帖木兒孫子的時代一直到现在，150年裡這本書換過10個主人，……書末各頁各個角落，充滿推擠雜遝、層層相疊的簽名、獻詞、歷史資料和蘇丹名號。而這幾位君主卻曾彼此殘殺。」

翻閱每一本書，「可以察覺到……千萬個插畫家內心深沉的悲苦。他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的氣

質，每個人的畫作都聽命於不同的殘酷沙皇、大汗和首領，每位畫家都展現無比的才華，而每個人也都同樣臣服於失明。」

最終，信仰對藝術的定論為「沒有永恆價值」。甚至支持藝術的君王，晚年時都會後悔。譬如同時身為細密畫大師的塔哈瑪斯普沙皇，原來全力支持宮廷畫坊，但晚年卻認為繪畫阻礙他們在另一個世界取得位置。臨死前，他關閉了富麗堂皇的畫室，追捕才華天賦的畫家們，銷毀他製造的書本，並墮入無止無盡的悔恨中。

「像我們這種活在書本中、永遠夢想繪畫的人，掙扎著在穆斯林社會裡創作繪畫，免不了感到罪惡與後悔。最先責怪我們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我們像羞恥的罪人，偷偷摸摸地製作書本。而教長、傳道士、法官和神秘主義者，總是指控我們犯褻瀆罪。」

橄欖為何行兇？

故事快到結尾，我們才恍然大悟：被偷走的肖像畫在橄欖那裏。

在幫助恩老的畫家中，橄欖是最痛苦的，因為他的慾念最重。他既想繼承奧老在細密畫界的威望，又想繼承恩老在蘇丹面前的影響力。

橄欖殺鍍金師高雅，是因為高雅打算去向教長告密說：恩老率細密畫師們背叛了信仰。然而行兇後，橄欖感到靈魂很不安定，自我存在感、自我價值感及信心都岌岌可危。那夜他去找恩老，原本冀望能得到一些安慰，可是恩老卻說：「細密畫沒有未來……細密畫家終將灰飛煙滅。」這使他起了殺機。

之後的橄欖一直處在迷亂徬徨之中。他一再詢問自己：「我是誰？我有個人風格嗎？」自從雙手染血之後，他在街上遊蕩，伊斯坦堡的每一條狗，每一棵蔥鬱的樹木，每一扇百葉窗，每一隻黑煙囪，每一位辛苦憂鬱早起趕到清真寺參加晨禱的路人瞪著他的眼神，都讓他覺得自己無比可憎。

橄欖回到自己的住處作畫，將《技藝之書》原本安排在中央的蘇丹肖像，改成自己的肖像畫。當他完成後，看著自己的肖像畫說：「我知道，即使我身處世界的中心，擁有一切，我依舊孤獨。這孤獨之感讓我恐懼。」

自我認同的危機

小布、蝴蝶、鸛鳥找到藏身於修道院的橄欖。橄欖坦誠自己的危機感：「我們這些想靠記憶和尊嚴為生的細密畫師，在伊斯坦堡再也沒有容身之

透過恩老的反思，帕慕克是在為藝術文化人士請命。……帕慕克也以恩老死前所見顏色「紅」，說明神絕對比任何人所設想的都博大恢宏。 Pamuk pleaded for educated artists through Elder En's reflections. . . . Pamuk demonstrated that God is infinitely more magnificent than anyone could imagine through the color "red" which En saw before his death.

處。我終於看清了事實，就算我們降低身份，模仿西方，遵循恩老和蘇丹殿下的旨意，也會束手束腳。不只是因為有像艾祖隆教徒和高雅這些人的阻礙，也因為我們內心不可避免的怯弱，使得我們窒礙難行。

「就算我們堅持下去，棄絕過去所有傳統，企圖追求個人的風格和歐洲的特色，一切仍是白費力氣，我們終究會失敗。……西方的嫺熟技巧，需要經過好幾個世紀的磨練。因此，若恩老的書完成了，送到威尼斯畫師手中，他們看了一定會輕蔑地冷笑，他們會嘲諷鄂圖曼人放棄了自身的繪畫傳統，並且從此不再害怕我們。因為我們終其一生只能乖乖模仿歐洲人。」

「赫拉特的前輩大師試圖描繪真主眼中的世界。為了隱藏個人的身分，他們從不簽名。相反的，我們是為了隱藏自己的沒有個人特色，不得不在畫上簽名。……我們將畢生仿效西方，只希望藉此取得個人的風格，但正是因為我們仿效西方，我們將永遠不會有個人風格。」

以上是橄欖畫了自畫像之後的覺悟。而橄欖探詢「我是誰？」的問題，將永遠沒有答案。

對激進派的質疑

帕慕克將這個故事置放於16世紀末，是因為鄂圖曼土耳其薩非王朝當時處於盛世。三十多年後，阿拔斯王一死，薩非王朝式微，細密畫的輝煌和繁盛也褪去了光輝。儘管這種技術仍在傳承，但已經失去了作為一種獨特風格的影響力。

供職於宮廷的藝術家紛紛離開，去了印度。這原本也是兇手橄欖對自己未來的規劃。然而印度的細密畫跟波斯的文學歷史傳統是斷裂的。

那個時期伊斯蘭信仰的中流砥柱是在鄂圖曼土耳其。它西進攻城掠地，促成伊斯蘭信仰文化一再跟西方交鋒。在這個過程中，儘管他們努力將西方伊斯蘭化，卻也讓伊斯蘭現代化了。東西界線逐步模糊，讓保守傳統的波斯中東感到不安。為抵制這種現象，激進的基要主義大大張狂起來。

帕慕克自幼時起，大部分時光都在伊斯坦堡度過。除了經歷1993年的「錫瓦斯大屠殺」，他對於土耳其歧視打壓庫德族和仇視基督教國家亞美尼亞，都站在同情弱勢的立場，因而受到極端民族主義者與伊斯蘭激進基要主義者的恐嚇。帕慕克痛心不已，以致稱自己是一名「在歷史和文化上認同、而非信神的文化穆斯林」。

透過恩老對文化融合的寬廣立場，帕慕克以此

表述自己對於激進伊斯蘭基要主義的質疑：「兩種從未接觸過的風格一旦融合，將創造出新穎而神奇的作品。畢薩德 (Kamal al Din Bihzad, 1460-1535) 與波斯的燦爛繪畫，要歸功於阿拉伯細密藝術與蒙古/中國繪畫的結合；沙皇塔哈瑪斯普最優秀的畫作，融合了波斯的風格與土庫曼 (Turkmenistan) 的巧妙。如今，如果人們懂得欣賞印度斯坦阿克巴汗的手抄本藝術工作坊，那是因為他鼓勵他的細密畫家們接納西方大師的風格。」



透過恩老的這些反思，帕慕克是在為藝術文化人士請命。

真正崇高的視野

帕慕克又藉著恩老死後所看到的，說出細密畫真正該有的「叫拜樓視野」：「我過去短暫經歷過的世界，如今已一件接一件同時展開，呈現在浩瀚無垠的空間，就好像一幅巨大的雙頁圖畫，一個聰慧的細密畫家在各個角落畫下各種不相關的事物，所有事物全部同時發生。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前所未有的，遠比叫拜樓更高的高度；整個世界如同一本富麗堂皇的書冊，任我一頁一頁翻開。」



同時，帕慕克也以恩老死前最後看到的顏色——「紅」，來說明神絕對比任何人所設想的都博大恢宏。

「紅」，是細密畫中崇高的顏色，也是恩老被殺害當下從傷口溢流的血色。但恩老最終看到的「紅」，是「飛升穿越七重天，見到無比絢爛的璀璨色彩，並經歷前所未有的自由。」驚懼狂喜之中，他明白了自己就在祂身邊。

「在此同時，感覺到四周湧入一股無以匹敵的紅。短短一瞬間，紅色染透了一切，這艷麗的色

本書所描述的激進基要主義，不只存在於伊斯蘭信仰裡。在天主教、基督教的歷史中，一樣出現過以偏狹教義解讀生活、行為、藝術文化的現象。 The radical fundamentalism depicted in this book exists not only in the Islamic faith but also in the history of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traditions, where life, behavior and artistic culture are interpreted through a radically narrow lens.

彩，溢滿了我和全宇宙。紅色朝我逼近，那無所不在的紅、包覆著宇宙萬象、如此壯麗璀璨的紅，想到自己即將成為它的一部分，想到自己能夠如此接近祂，我不禁淚如泉湧。」

面對「紅」，恩老馬上想到的是死前未解的疑慮。他跟「紅」說：「過去二十年來，我深受法蘭克異教繪畫的影響，我甚至一度還想要透過那種技法和風格，為自己繪畫肖像，但是我不敢。相反的，後來我卻請人替您的世界、您的萬物、蘇丹殿下——您人間的影子——畫了一幅法蘭克異教徒樣式的肖像畫。」注入恩老腦中的答案是：「東方與西方皆屬於我。」

他幾乎壓抑不住興奮地問「紅」說：「這一切……這個世界，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恩老聽見自己腦中傳來的聲音：「神秘」或者「生命」——他不確定是哪一個，只知道作為一個細密畫家，此生所有被信仰質疑和指控的，在「紅」面前，是被慈愛寬大包覆的。比起嚴格要求「純正」的基本教義，「紅」要長闊高深得太多。

說書人之死的明指

故事快結束時，咖啡館被毀，說書人被殺。暴徒並不認為自己犯下罪行，而自以為在「為神伸張正義」。這就是恐怖主義——假宗教之名視行兇無罪的教義。

在全書中，有兩類人被極端基要主義不斷攻擊。其一是「蘇菲教派」的音樂舞蹈：「來自艾祖隆小城的保守傳道士，把這十年間臨到伊斯坦堡的災難，……歸咎於人們偏離了先知的道路，輕忽偉大可蘭經的教誨，過於縱容基督徒公開販賣酒類，並且在苦行僧修院彈奏樂器。」

最後一項指控是指蘇菲教派的靈修方式。這教派在伊斯蘭教裡非常特別，以非傳統的舞蹈（迴旋

舞）與音樂進行靈修，以期體驗與真主緊密結合的個人經驗。迴旋舞是以傳統音樂作配樂，而樂隊是由吟唱者、詩班、吹笛手、弦樂手和鼓手等組成。直到現今，還有很多伊斯蘭地區不承認它，甚至成為恐怖攻擊的對象。

極端基要主義還痛恨咖啡與咖啡館：「飲用咖啡是一項嚴重的罪行，我們榮耀的先知半滴咖啡都不沾，因為它會蒙昧神智，引起潰瘍、疝氣與不孕。咖啡根本是魔鬼的詭計。」「咖啡館這種地方，讓追逐享樂的人和遊手好閒的有錢人促膝而坐，從事各種粗鄙的活動，甚至聽信雜種狗的話。」

當時，伊斯坦堡內的咖啡館被稱作為「智慧學院」，有許多教育水平較高的作家學者來此聚會，除了高談闊論詩歌、政治及文化的話題外，音樂家會彈奏著音樂，還有些人則在一旁下棋。人們聽著說書人娓娓講述英雄人物的傳奇，有時候還會有說唱藝術的精彩表演。

極端基要主義者痛恨有自主思想、不被偏狹信仰掌控的藝術人、文化人與知識分子。在偏狹教義的解讀下，暴力變成「聖戰」：「昨天在沙吉卡比，一群艾祖隆教徒先突襲了一間酒館，接著又闖入一個苦行僧修院，在兩個地方都是見人就打。」艾祖隆教徒企圖掃蕩伊斯坦堡每一間酒店、娼寮及咖啡館。帕慕克的這些描述，當然是在指涉他成書之前所經歷的「錫瓦斯大屠殺」。

反思小語

本書所描述的激進基要主義，不只存在於伊斯蘭信仰裡。在天主教、基督教的歷史中，同樣曾經出現以偏狹的教義解讀生活、行為、藝術文化的現象。

宗教裁判所固然是歷史中的惡行，但在天主教、基督教的世界，現今是否仍然有著偏激的「聖俗二元」看法？基要主義者豈不是不斷自以為義地畫出正邪界線，對自己並不熟悉、不了解的現象進行著審判？教會界是否也有人將「傳統文化」等同於「純正信仰」，但最後維護的並不是信仰，而只是思想觀念的舒適圈？

我想，《我的名字叫紅》一書，不只是帕慕克對伊斯蘭教的反思，也可以視為是向所有自以為義的「純正信仰」者所提出的挑戰吧！

作者為真善美全人關懷協會秘書長，作家





我出生於一個沒有任何宗教信仰背景的家庭，是家中的獨生子，家族裡並沒有基督徒。我從小生活的城市裡有一些教堂，但在成長的過程中，我並沒有實際地接觸過基督徒，也沒有人同我分享福音。

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基督教，是去本地的一間天主教堂參加遠親的婚禮。現在只記得教堂院子裡有基督和聖母的塑像，但對婚禮儀式和教堂內的布局已全然沒有印象了。

透過短波電台接觸福音

我對基督信仰的了解始於中學時代。那時是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剛剛開始興起，但並不普及。我對外界的了解，主要來自收聽短波廣播。由於短波節目的時間段比較分散，我常常搜索不同的電台，從中發現了一些基督教電台的頻道。

儘管當時學校教育中的意識形態比較單一，但長期接觸不同的信息來源之後，也讓我了解到，這世界上還有不同的信仰和信念。時事政論的節目往往充滿火藥味，不但出現爭論，甚至還會爭吵；基督教的電台則總是帶給人鼓舞和安慰。

當時我還沒有機會擁有聖經，對其中的內容充滿好奇。每當電台節目中出現聖經的經文時，都讓我感受到其中包含了讓人和平相處的智慧。

最吸引我的是良友電台。有一天我聽到他們告訴聽眾，可以免費索取聖經。於是我就通過郵件與電台聯繫。他們果然郵寄了兩本小開本的聖經給我，一本是和合本《新約》，一本是《新舊約全書》。

聖經話語的震撼

收到聖經之後，我開始閱讀。在電台播放節目的時候，我也查找到相應的經文。

那時候我對福音並非真正了解，但當我讀聖經的時候，福音書所記載耶穌獨特的言行，深深地震撼了我。我感受到耶穌教訓人，真是“正像有權柄的人”（馬太福音7:28）。

不過，耶穌的話也不容易明白。例如，他教訓門徒說：不只要愛鄰舍，還要愛仇敵。這樣的信息讓我很困惑，也很難接受。

當“911事件”發生時，人們開始談論宗教帶來的殺戮和仇恨，我卻首先想到耶穌關於“愛仇敵”的教導。我很好奇，那些在“911事件”中失去親人的基督徒，是否真的會原諒那些製造襲擊的恐怖分子？而當一些基督徒原諒殺死他們親人的人，甚至還為他們禱告，這樣的見證開始傳播之後，我意識到“愛仇敵”是可能的，而跟隨耶穌的人也在實踐這樣的教導。



高中二年級的時候，我開始願意認真相信耶穌就是神。那時我偶爾會去學校附近的公開教會參加主日崇拜。不過我身邊並沒有相識的基督徒，也沒有人告訴我靈命如何長進，或怎樣加入教會。我對基督信仰的認識，主要來自於廣播中的信息和自己閱讀聖經的體會。

在大學校園結識基督徒

進入大學之後，由於我每天讀聖經，我的室友很快便知道我是基督徒。就在入學的第一個禮拜，我的室友遇到一位作校園事工的同工，在學校傳福音。室友並沒有接受福音，但卻將我的情況告訴了對方。

那位同工很快聯繫到我，並且將我帶到了學校的團契中。後來我才知道，我參加的團契是由學園傳道會（以下稱“學園”）的同工帶領的。不久，我便同時參加公開教會和學校團契。通過教會的慕道班和團契的門徒小組，我開始真正理解悔改和憑信心稱義的福音。

在所有這些過程中，神讓我看見祂對我的呼召：就是要不斷地服事國內的教會，參與各樣能夠建造教會信徒生命、栽培教會工人、見證福音大能的事工。
Through all these processes, God revealed to me His calling, which is to serve the domestic church continuously, participate in various ministries that nurture the lives of church members, disciple coworkers, and bear witness to the power of the Gospel.

我的父母雖然知道我參加基督教的活動，但並沒有過多的干涉，只是要求我不要耽誤學習。在進入大學後的第一學期，我便於聖誕節前的主日在所參加的教堂受洗。但我並沒有將這消息告訴父母。

全職事奉的呼召

受洗之後，我開始更多參加學校團契的活動，同時接觸到家庭教會。學園的事工強調佈道、門徒造就、訓練、倍增，以及宣教。大學期間參與這些事工，我的信心在行動中不斷得到操練。

我不但帶領團契的活動，同時也開始有機會在家庭教會中參與講台服事。大學的最後一年，我作為學生志願者，和學園的同工一起帶領我所在的學校以及周邊學校的事工。



由於大學念的是人文學科，我對信仰有不少理性與思辨的追求。本來我希望畢業後有機會繼續深造，並計劃申請海外的神學院。但帶領我的學園同工建議，在讀神學之前我最好有更多事奉的經驗；他也挑戰我，畢業後全時間從事校園事工。經過禱告、尋求和更多考慮後，我接受了他的建議。2006年畢業之後，我便加入了學園，開始以同工的身分在校園服事。

直到這時，我的父母才意識到：信仰的追求已經對我產生深遠的影響，以致我在就業上沒有按照他們的期待去作選擇。他們向我表示，我的選擇令他們失望，但仍然尊重我的決定。或許他們覺得，我不可能長久從事跟基督教有關的事業，因此沒有給我施加什麼壓力。

教會事工的呼召

加入學園之後，我在華東的一座城市接受了一年新同工訓練，然後便被差派到另一座城市，加入當地的校園事工團隊。學園在當地的校園事工與教會配搭比較緊密，因此我有機會參與一間家庭教會，協助青年團契和講台服事。

隨著對教會事工理解的增加和委身的加深，我感到神呼召我進入教會事工的禾場。2009年，我離開學園，被教會聘為傳道，與同工團隊一起牧養教



會，發展教會建制。我參與的事工包括：帶領教會的藝術工作者團契、建立校園事工、加入家庭教會所發展的校園事工網絡（全國學生聯禱會）、幫助籌備植堂。我也參與該城周邊一些城鎮教會的培訓事工。

在教會的事奉，是我參與國內教會事工的開始。我後來申請到海外的神學院，並獲得獎學金，這使我有機會接受事工和神學的裝備，並先後在美國的哥登·康威爾神學院和耶魯神學院完成道學碩士、神學碩士的學位；同時也在其他地方參與了教會植堂、神學教育和數字媒體的事工。

在所有這些過程中，神讓我看見祂對我的呼召：就是要不斷地服事國內的教會，參與各樣能夠建造教會信徒生命、栽培教會工人、見證福音大能的事工。這是一個不變的呼召。

神也預備了有同樣心志的NH姐妹，藉著在婚姻中的聯合，以家庭的型態來服事國內的教會。我和NH姐妹原來都在華東地區服事，兩人屬於不同的教會，而那兩間教會也有事工上的配搭。原本我對她並不了解，後來姐妹去西南地區，在一個基督徒所經營的非營利機構中服事；而我當時正攻讀道碩課程，在一次暑期回國時，去西南訪宣，因此有機會更多認識她，並了解她在服事上的心志。

我們發現，彼此有不少共同認識的朋友，都在不同的事工中服事。當我們2015年結婚時，也收到來自這些事工夥伴們的祝福。我們雙方的父母雖然不能理解為何我們要參與基督教的事工，但他們仍願意祝福我們的婚姻。由於我們婚後的服事和生活都清楚看到上帝的帶領與供應，所以他們從未對我們的事奉有任何反對。

回顧過去二十多年的信仰歷程，我感謝主讓我不斷地認識真道，預備不同的事工環境和機會，讓我對基督信仰的豐富有更多的體認。求神保守我的信心，跟隨祂的帶領，繼續忠心地服事神和祂的教會。✚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現在英國攻讀博士學位

畢業感恩信

編者註：吳正光弟兄2016年進入美國南方浸信會神學院，攻讀舊約博士，2023年取得學位。在畢業前夕，他寫此封家書給恩福家人，以感恩的心回顧神一路的帶領。

吳正光

親愛的恩福家人：
平安！



感謝神的恩典，讓我終於結束了漫長的讀博生涯！真是感恩的話語說不盡！因為若沒有上帝的恩典和眾多親友的支持，我不可能完成博士學位。在其中所遭遇的一些困難，極有可能讓我半途而廢。然而神不但讓我完成了學業，也經歷了祂的同在。請讓我簡單回顧一下我讀博士學位的經歷，數算其中的恩典。

從高山到低谷

在剛剛入學的時候，我對攻讀博士學位充滿期待，也按部就班地完成了所有課程。不僅如此，我還超額完成了另外三門課。因為那個時候我對學習充滿了熱忱，想在有限的時間裡選更多的課程。

第五個學期是最為瘋狂的一個時段。我不但要準備博士資格綜合考試，還額外上了兩門博士課程，並且幫助導師作助教的工作。感恩的是，我順利地通過了綜合考；但意外的是，我的身體開始出現狀況。

學校所在地路易維爾的醫療檢測速度很慢。前後大概花了小半年，才確診我的症狀是由於甲狀腺功能低下造成。我接受了治療，但是藥物劑量不斷在增加。由於激素的低下和不穩定，我至少一年的時間失去了學習激情。

大概花了一年時間，我才完成論文的選題和開題報告，進度比原先的計劃慢了半年。求學期

間，我們家老二和老三相繼出生。非常感恩，我的導師囑咐我，要先照顧好家庭，學業不要操之過急。

冷門卻重要的研究課題

現在來談談我的博士論文研究的過程。

我的課題非常冷門，甚至是對抗主流學界、逆流而上的題目。但我相信這是上帝的帶領。因為我的導師Dr. Russel Fuller對於瑪索拉傳統和希伯來聖經文本，持非常傳統的見解。他同意猶太人傳統的觀點，即大部分改教家和清教徒的立場，認為瑪索拉經文的朗讀傳統，包括輔音、元音和重音（標點符號），都是可靠的。他從希伯來聯合學院畢業，那是一所訓練猶太拉比的學校；他師從著名的猶太拉比Jerusalemi。

因為欽佩導師的緣故，我決定要研究與希伯來語聖經文本相關的課題。在閱讀的過程中我發現，雖然自從有聖經高等批判的研究以來，主流學界大半認為希伯來文聖經是後期的，但是過去半個多世紀，保守學者們不懈的努力讓局面開始改觀。漸漸地有更多學者接受至少輔音是遠古的。有些學者也逐漸發現：瑪索拉後來放置的元音符號也是非常可靠的。

只有重音的部分被大多數學者忽略，而且多半認為是後期加上去的。但是，如果輔音和元音都是遠古的，那麼為什麼重音——既作為重音節的標記、又作為標點符號的功用——是後期的呢？於是我決定要寫一篇關於重音系統的論文，並最終把論文研究範圍限定在重音韻符系統和希伯來語停頓型（句尾型）之間的關係。

一波三折的論文寫作

剛開始，我天真地以為，這個題目不會特別難，只要追隨導師的方法論，就可以很快完成。但是，我仍然要處理龐大的數據庫，光是希伯來語停頓型就有七千個，我需要把整本聖經中的每

博士生涯是上帝預備我侍奉祂必不可少的靈命操練和屬靈爭戰。

Pursuing a PhD degree consists of indispensable spiritual drills and battle experiences through which God prepares me to serve Him.

個停頓型標注出來。這是既繁瑣又枯燥的工作，何況我還需要進行分類和解釋。

但是隨著疫情的爆發，我的論文研究也增

加了不少的難度。學校圖書館在疫情期間關閉了半年，隨後又因為翻新，繼續關閉一年半之久，讓我沒有一個安靜且穩定的學習場所，給



我的研究帶來很多的不便。

雪上加霜的是，我的導師在疫情爆發後沒多久，便被學校辭退。我必須重新調整論文的方法和架構，以符合新導師Peter J Gentry的不同立場。

本來我的論文重點在於：如何解釋希伯來語的停頓型和重音韻符系統的同構和非同構之關係。我不需要去證明，只需要假設兩個體系是同一個朗讀傳統中的兩套停頓體系，並提出一種共時性研讀的設想即可。但是由於我主要反對的，是我新導師的老師E.J. Revell之立場，因此我需要加強外證，來支持自己的論點。這是論文最難的部分。

感恩我最終在古猶大的古文獻中找到強有力的證據，表達瑪索拉朗讀傳統的重音韻符系統反映了被擄前猶大的標點符號習慣。而且，我也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停頓型和標點符號之間會產生衝突。

為各方面感恩

當我完成論文之後，一切都變得非常順利！

非常感恩瑪索拉朗讀傳統的頂尖學者、劍橋大學的Geoffrey Khan教授，他在百忙之中願意審閱我的論文。雖然他不同意我的保守看法，但是卻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我的論文十分有說服力。我也順利地完成了論文答辯；答辯委員會的幾位教授都對我的論文非常滿意。

雖然我的博士論文研究因為更換導師充滿了艱辛，但是我收獲了兩位導師的指導和友誼，為此我感恩不已。我的兩位導師雖然性格迥異，但都十分愛主，為人謙和；他們為真理辯護，不遺

餘力。他們兩位是當今少有的舊約學者，還主張舊約正典是在以斯拉時期完成的。主流的觀點認為：舊約正典是在公元一世紀或更晚才定型的。他們從學術的角度為舊約正典的可靠性辯護，對信仰是至關重要的。我的論文只不過是對這個立場提供了一個小小的貢獻。

我感謝神在過去這些年的看顧。祂不但讓我在學識上有裝備，更讓我深深體會到：我的一切能力都是來自於祂。在身體和心理都極軟弱的時候，我體會到：如果不是神恩典的賜予，我什麼都不是；甚至一些看似平常簡單的事情，我都作不成。

博士生涯是上帝預備我侍奉祂必不可少的靈命操練和屬靈爭戰。我雖有很多灰心沮喪的時候，因為看不到什麼時候才能完成，有時候甚至想放棄，但神讓我堅持了下來。

我感謝妻子、家人，還有無數弟兄姐妹的陪伴。我在艱難的經歷中其實並不孤單。妻子在背後默默地支持我，她的壓力其實比我還大。她雖然沒有出外工作，但是要照顧好整個家庭，非常勞心勞力。



我博士班的同學、鄰居，以及教會的弟兄姐妹，也時常鼓勵我。最後，感恩我可以有恩福這個大家庭的一路扶持，讓我最終完成學業。特別感謝陳宗清牧師和師母對我的愛與關懷。

我之前在國內任教的神學院，現今受到諸多的限制和關注，因此校方認為，我現在回去可能不是最佳選擇。故此，在和教會領袖商議之後，我暫緩回國計劃。畢業之後我將留在美國實習一年（OPT），希望可以找到合適的工作機會，讓我可以教學和牧養方面繼續有所成長。敬請代禱。



作者為今年畢業的恩福神學生。

(接封底)

從小他就有當醫生的心志，因為他出身醫生世家。祖父在抗戰時期曾救治許多患霍亂的軍人，因此榮獲軍長頒「醫術昌明」橫匾；父母親也都是醫生，在浙江醫學院任教。在失學之後，他感到前途茫茫。

為避免他未來被下放，父親想讓他進歌舞團，便要他學拉二胡。寒冷的日子裡，他在弄堂口每天勤練十多小時。看到同齡的朋友上學，他心中很悲涼。然而練了一年，杭州藝術學校卻突然公告：不再招本地生。這對他又是一次打擊。

父親為了使他不白耗時間，讓他去浙江醫學院旁聽；他心裡卻毫無動力，因為不可能當醫生。上完了基礎醫學課，再沒有別的路可走，他決定去社會混。起初跟著朋友作詞作曲，雖然被同儕賞識，但投稿卻不成功；音樂的路也走不下去。父親無奈，送他去新華造紙廠包裝《毛選》，每天八毛錢。他想，可能一輩子就這麼過了。

隨著文革結束，1977年秋傳來高考恢復的消息。他父母擔心這機會稍縱即逝，因此逼他跳級，混入高中畢業班。他廢寢忘食，晝夜苦讀。不料在12月高考前幾週得知，由於考生太多，杭州市一萬五千應屆畢業生只有前十名能去應考。他通過層層篩選，終於得以應試。但考完又傳來消息：浙江省應屆畢業生中，只有前4名能入學。經過幾週難熬的等待，他至終得到了被中國科技大學錄取的消息！雖然不是他填選的醫學院，但求學之路總算為他開了。



獲博士不忘杏林

1982年，王明旭帶著50元美金踏上留學之路。他在馬里蘭大學表現傑出，從碩士到博士只用了五年。期間他曾擔任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主席，又作為中國學生代表，與雷根總統見面。另一個令他引以為豪的課外活動，是學會了國際標準舞，而且在全美大學生的比賽中奪魁。

26歲取得激光物理學博士之後，王明旭再次面對前途的抉擇。他大膽決定重拾幼年心志，再讀醫學。他先到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的招生部去打聽，哪知負責人一聽他來自中國，便直接告訴他：絕對沒有可能入學！遭到歧視性的拒絕，卻激起了他的鬥志。他又拿出當年奮力躍過高考門檻的精神，苦讀數月，考完醫科入學試，亮麗的成績讓哈佛和霍普金斯都樂意收他。他放棄了後者的豐厚獎學金，而選擇了前者，理由不言而喻！

由於有激光博士的背景，他選擇從事眼科。1991年，他以特級優等生從哈佛取得醫學博士。1997年，范得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邀請他去建立激光醫學眼科系。他在教學、研究、臨床和處理疑難重症等方面同時並重，寫了十本教科書。然而，醫學上的成就還不是他人生最大的關注。



出黑暗靈裡光明

影片“Sight”講述一位印度小女孩，被狠心的繼母用硫酸弄瞎雙眼，而在發現她無法唱歌乞討後，將她遺棄。經由善心人士聯絡，她得到王明旭醫師成立的「王氏復明基金會」（Wang Foundation for Sight Restoration）幫助。劇情以倒敘的手法，將王醫師本人的精彩故事穿插其間。



在讀醫學期間，王明旭觀察到人腦細胞和基因排列有序、感應奇妙，令他無比震撼。經由一位眼科前輩點撥，他幡然醒悟：在科學發現的事實面前，無神論根本站不住腳。

視力需要眼睛的各種組織精密配合，這奧妙曾令提出進化論的達爾文不知如何解釋。而經常讓失明者重見天日的王醫師，更因著對眼睛深入的探索而對「造物主」心悅誠服。

對自己的信仰，王醫師絲毫不馬虎。他曾嚴肅探索耶穌復活的可靠性；在認真接受祂作救主後，他過著信靠神的生活。激光眼睛手術往往有很大的風險，他經常與團隊在術前同心禱告，求神引領施恩。在事業有成之後，他進一步尋求自己人生的意義，而神引導他去關懷最無助的人群——孤兒盲童。

影片“Sight”講述了王醫師的心靈故事：由絕望到盼望，由黑暗到光明，由靈裡的盲目到生命有定向。願這部電影成為多人的祝福。BF

註：影片全國巡迴預演的信息，請見 <https://thisismystory.ai>, The First Story: Movie “Sight”欄目；負責協調人吳薇姊妹聯繫方式為：wwu2005@gmail.com。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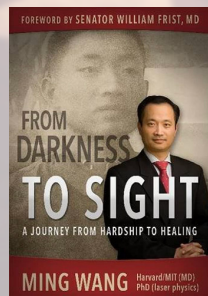
一個美國夢的見證

祝賀「光明」榮獲基督教最佳影片

蘇卿

國際基督教視覺媒體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Visual Media) 在2023年5月的大會上，將「最佳影片獎」頒給好萊塢大片“Sight” (暫譯「光明」)。這部影片的原型人物為王明旭醫生，他自小屢經曲折，經過刻苦奮鬥，至終在美國實現夢想。如今他不僅醫術高超，獲得羊膜隱形眼鏡專利，且藉信仰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幫助許多孤兒盲童復明。

這是第一部以華人留學生為背景的电影，內容根據王醫師的自傳《從黑暗到光明》 (*From Darkness to Sight*)。影片預訂於10月27日在全美國電影院中正式上映。近日許多志願者和教會在全美各大城市推動預演活動，王醫師親自出席作見證 (見註)。盼望影片推出時，不僅能有更多華人去觀賞，並能帶動美國本地人來共賞，讓他們瞭解華人對社會可以作出寶貴的貢獻；藉以推動種族和睦，鼓勵華人更多在主流社會發聲，並讓觀眾明白信仰與科學並不矛盾。



影片預訂於10月27日在全美國電影院中正式上映。近日許多志願者和教會在全美各大城市推動預演活動，王醫師親自出席作見證 (見註)。盼望影片推出時，不僅能有更多華人去觀賞，並能帶動美國本地人來共賞，讓他們瞭解華人對社會可以作出寶貴的貢獻；藉以推動種族和睦，鼓勵華人更多在主流社會發聲，並讓觀眾明白信仰與科學並不矛盾。



想習醫幾乎無門

1960年出生的王明旭，祖籍福建晉江。因文化大革命爆發，初二尚未畢業，他即無校可讀。不過根據每家可留一孩子的「先留」政策，他暫時不必上山下鄉。(接封底裡)